

節廬文集

荆鴻題



節廬文存

順德聯誼總會組設之緣起 甲辰一九六四年

溯我順德，開縣於明代中葉，景泰三年，即公元一四五二年，於今凡五百餘年矣，乃文化方面，由於山川鍾靈毓秀，風俗溫柔敦厚，是以歷代人文鶴起，經濟方面，則以桑基魚塘，爲農業之本，以蠶絲綢緞，爲懋遷之端。當上述兩者鼎盛之時，金融業亦勃然興之。香港爲一世界轉口貿易港口，與我邑一衣帶水，因此，邑前賢從事蠶絲綢緞疋頭及錢銀匯兌者，爲謀推廣業務之需，早已與香港發生往還，互通有無，進而前來僱員設店，更且旁及各行各業。利益民生，賴克勤而克儉，收立己而立人矣。自是邑人之旅食於此間者，乃日漸眾多，島國棲遲，生聚於斯，亦自然日漸蕃衍。一九四七年初，僑港邑彥馮華甫翁，尤漢烈翁，黃象翁，關竹林翁等，有鑒於八年離亂結束之後，我邑人士仍滯留於本港者，與時俱增，生計雖在艱苦中亦稍告安定，但對於敦睦桑梓之誼，行輔仁取善之旨，作盍簪之歡，少長之序，會於一堂，以資切磋箴規，聲氣相求，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出入相友者，尚遑有未週也，因是以有組會聯誼之議。但據當時，本港邑前賢設會於中區者有曰順德縣遠堂，有曰順德商會，設於灣仔區者有曰順勝工商會，設於九龍區者又有曰順德同鄉會，除外如順德工商互助社，順益公會，順天互助社等之分立門戶，本無待於邑彥之再事綢繆也。惟發起人僉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毅然以實現鄉親大團結爲己任，並認爲各展所長互相輝映，使邑人在發揮維護鄉情及造福社會之美德，亦更容易發揚光大，用意良深，志不在小。惟在籌組之初，凡百待興，幸得發起人之意志堅定，隨即租賃威靈頓街一二三號二樓展開會務，爲一簣之開端，作雲程之發軔。旋得邑彥梁翁季燹，何翁智煌，盧翁子樂，潘翁博文，伍宜孫絮宜昆仲，馮翁堯敬等及日漸眾多邑人加入爲數六百餘人。遂議定於一九四七

年九月二十八日假座金陵酒家舉行成立大會，馮翁華甫榮任第一屆理事長，從此會務日隆。

余公達之開村建校事畧爲又一村建設有限公司發起余達之先生追悼會作 己酉一九六九年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代大詩人陸放翁之名句，幾於家喻戶曉，婦孺熟誦，然從書本讀來，令人何等神往，何等興奮，但求之真實之柳暗花明之境界何在，則又一村建設有限公司所創建之又一村是也。戰後二十餘年以還，居住問題，一直未獲完全解決，而尤以戰後初期爲甚。余公達之盱衡情勢，高瞻遠矚，以其雄才偉略，倡導振興工業，使香港今日能成爲一現代化工業城市之外，深明安居纔能樂業，眾志可以成城之義，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倡辦又一村建設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請廉價土地，以裕民居，以協助當局急切解決屋荒之要政，得唐君賓南，謝君伯昌，許君讓成，陳君友耀，岑君載華，古君卓崙，容君顯朝，高君燕如，江君灝昌，及諸君子和其議，而當局鑒其誠，遂開戰後第一宗政府以廉價讓出土地興建民居之先河。緬懷當年筆路藍縷，披荆斬棘，任怨任勞，方底於成，移山之願終償，築室之謀以果。故非有余公之智，不足以洞燭先機，預見香港居住問題，非十年二十年所能解決。非有余公之德，不足以一唱百和，能感召志同道合者如是之多。非有余公之才，不足以領道羣倫，指揮若定，以竟其功。亦非有余公之大公無私，不足以受全村人士之愛戴，至足以矜式後世。一九五五年村務大致完成，余公又發動捐資興學，在村內興建又一村學校一所，落成於一九五六年七月。除方便村中子弟就傅之外，並有助於鄰近地區學童增加求學之機會，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化行俗美，豈不懿哉。香港乃彈丸之地，蕞爾小島，故屋有架床，審容膝之不易，蝸居斗室，倚南窗而無從。惟又一村享城市之便而兼具郊區園林之勝。香港是個功利社會，不是爭名於時，便是爭利於市，形形役役，而不知迷途久遠者，實繁有徒。惟又一村別有清新之境界，本君子敬業樂羣，賢哲遵時養晦之旨，此又一村之所

以爲又一村也。余公不幸於公元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仙逝，今者，哲人雖已遠，而甘棠勿拔，福利之階梯永固，睦鄰之大道常存，達之路之令名，將不僅爲村中人士永留景仰，而港九各界社會賢達，亦當長留印象也夫。

反暴力運動與提倡孔道爲香港孔聖青年會會刊作 癸丑一九七三年

人類愈進化，物質愈文明，卻變成了社會愈複雜，世界了無寧日。就以本港來說，近十年來，無論在工商業，交通事業，房屋發展，水電等公用事業，的而且確，在在都在突飛猛進之中。與此同時，市民的就業機會與他們的收入也不斷的相應提高。自然而然的，生活豐足起來，往往由於沈醉物質的享受，驕奢淫佚，就漸漸不知道精神生活爲何物了。相習成風，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加上層出不窮奇形怪狀的聲色誘惑，所以三幾年間，就把這個以廉價勞力辛勤起家的工商業城市，淪爲一個骯髒的，飛禍橫行的世界，殺人越貨，幾乎無日無之。良堪浩歎。在治安日非，輿論嘩然之下，政府當局就不能不作亡羊補牢之計。揮旗擂鼓，吹起撲滅罪行運動的號角，工夫確也做了不少，也費了不少納稅人的錢，但成績如何，有目共覩，劫殺案還不是一樣繼續發生，作姦犯科者，也不是一樣的逍遙法外。所以，撲滅罪行，要能做到徹底，成功，社會的長久安寧，還是要正本清源，標本兼治，要從教育做起，同時亦要從移風易俗做起，提倡要挽回社會道德觀念。就教育年青一代方面，我們必須正視一下香港今日的教育情形，德育的缺乏，是人所指責的，一般來說，多數的學校只是灌輸學問知識，側重考試成績，而未有兼顧學生德育的陶冶。在家庭方面，家長們也常常因某些原故而疏忽了對其兒女之約束而導之以正。致使一些青年容易習染上社會的壞風氣，濫交了豬朋狗友，稍一不慎，誤入歧途，便成爲社會的破壞份子了，社會又多一名罪行，暴力之人了。其實，德育這個問題，從古今中外，無不重視。提到德育教化，我們就不能想起我們中國的偉

大教育家，孔夫子了。雖然，今天是太空時代，香港這個彈丸的地方，是歐風東漸充滿西方文化所在，此時此地，還追溯二千多年前中國古人的學說，是不是會受到思想迂腐之譏。但我以為孔子的教育理論在許多方面，是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而萬古常新地還很適用於今日的社會的。

孔子的理論，最精要亦最切實用之主張為求仁。其教育最大目的在明道。所謂道，乃仁与不仁而已。所謂明道，亦即由個人之人格修養，先立己，進而輔導他人，由個人之改進推而至社會世界之推進。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以品行修養為先，學問修養為後。孔子更主張以身教重於言教，使莘莘學子，芸芸後進，能深受感召，潛移默化而不自覺，並能因應受教者各別個性不同，而予以適當之教導。我們今天的香港，實有必要採效孔子的教育理論和主張，對教育下一代的青年，應注重人格之培養，使年青一輩，立身處世，都能以孝、悌、忠、信、仁、愛，為基礎，則社會的罪惡暴力自然減少，社會的安寧，自然恢復舊觀，法律与秩序之維持，實賴乎此標本兼施之而無可置疑者。

萬里尋師圖跋

庚申一九八零年

梁伯譽先生，乃吾邑出類拔萃之國畫耆宿，尤工山水。遺作萬里尋師圖，即其一生藝術精華中唯一巨製長卷。集宋李唐，范寬，米南宮，夏珪。元王叔明，倪雲林。明石谿諸家筆法及先生之天賦神韻。循序繪成春夏秋冬大自然景象，淋漓盡致。內容描寫士子多人，因其師有事遠行，由相送而成追蹤，由尋人師而結果尋得造化為師，領畧天地萬物化育之功，日月星辰變化之奧，胸懷頓暢，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道理，豁然貫通，無不明矣。鄉彥羅子景雲，本尊賢重道熱愛文藝之誠，月前相約同訪先生舊館九龍山齋，乃蒙先生德配廬太夫人皤髮迎門，展卷賜示，低徊拜讀，依稀猶羹牆之見也。讚歎之餘，廬太夫人竟爾慨然俯允羅子

求爲寶藏之請，從此鄉邦文獻，傳得其人，不朽之作，長與鳳嶺青雲永留天地間也。

三蕃市順德行安善堂前任主席譚祖鈿牧師八秩壽慶序 辛酉一九八一年

梅花傳語，南國報小春之初。桑梓敬恭，金門會三邑之雅。祥迎鳳嶺，喜值雞年。寅維鄉丈祖鈿牧師博士逢八秩榮壽之慶，膺九疇洪範之徵。羨鴻案之相莊，木公金母。仰椿庭之叶吉，日麗風和。玉樹交柯，開光宗耀祖之葉。孫枝接檻，彌戲綵奉觴之歡。桃李成陰，戰馴野馬之譽。儒耶互證，昌弘聖教之隆。講道危城，歷鎮滄桑之變。浮桴異域，弗忘孝弟之宣。明心以仁義爲先，壽世常痼瘵在抱。此皆丈之功在鄉邦，德盈寰宇者也。因是遐齡天賜，應長者植福之深。華埠歡騰，知僑士蒙恩之厚。實其來之有自，熾爾昌於無窮矣。邑末遲滯香江，未克躬與其盛。遙瞻北斗，無任神馳之依。爰綴蕪辭，用申螻悃。

五湖游侶吟草跋

翩聯俊侶，友諒友聞。景召陽春，江南江北。旌旗霄漢，拜紫金山之陵。襟袖松雲，登靈谷寺之塔。春風十里，欣問路於揚州。明月二分，忝揮毫於藝苑。瞻閣部之遺祠，歎歎梅嶺。尋仙人之舊館，指點平山。優哉游哉，壯矣樂矣。然不作五湖之紀者，豈非虛萬里之行歟。用展游鞭，更爲颯縷。是以石頭城外，煙波接燕子之磯。綠柳陰中，風雨賞雞鳴之寺。蘭舟載月，紀天塹之險流。櫻渚浮春，聚鍾山之靈氣。此玄武湖之勝也。樂府曲傳，六朝哀洛陽之女。勝棋樓在，千古凜明室之君。東帶秦淮，曾紙醉金迷之地。北雄白下，號龍蟠虎踞之都。此莫愁湖之勝也。水繞金山，濃淡抗西湖之美。光浮白塔，規模齊北海之觀。爭三潭以印月，轟五亭而成橋。是徐家之別業，接王氏之吟廊。湖上草堂，桂邊月觀。此瘦西湖之勝也。水跨江浙，國界越吳。具區海似，當年放范蠡之舟，龜渚梅香，過客效林逋之詠。三山齊落，一碧無涯。此太湖之勝也。蜃散虹殘，居翁喻破閣斷橋之妙。濃妝淡抹，坡老化空山

奇雨之姿。蘇隄白隄，甘棠流無窮之水。岳墓林墓，靈骨埋有幸之山。是騷人游燕之區，爲遷客棲遲之地。此則西湖之勝也。至若古寺問鐘，已異寒山本物，虎丘題壁，有懷獨漉高蹤。鄭竹金梅，得八怪而觀止。范山孫水，登六和以陶然。耳得爲聲，目寓成色。亦及時行樂之有足多者。況晝晴夜雨，大塊何厚吾人。願柳綠桃紅，他朝再過此地。

三山蓀學詩淺說跋

塔聳神步，橋臥伏波。瑞繞山川，雲路之松風十里。光同日月，錦巖之氣節千秋。禊五子於北田，陳何領袖。傳六經於簡岸，鄒魯海濱。古道照人，羊渚留還金之井。義方振鐸，梯雲起明倫之堂。我順邑之人傑地靈，化行俗美，才賢代興，吟詠成風，蓋自昔而然矣。鄉先輩羅氏癭公復翁昆仲，尤鳳城之望族，爲書香之世家。既聯元季之芳，且習堯箎之應。盛年即同旅寓京華，浩然有行萬里路之志。得以長城縱內外之蹤，采風看劍。勝日廣苔岑之約，游藝依仁。視鄒崖之遠使吐蕃，固爲互異懷抱，與二樵之不踰嶺表，得無各管風騷乎。癭公不幸早世，復翁年高耄耄，著作等身。予生雖晚，忝同攀於有涯，奈以地北天南，緣慳趨謁，神存形往，終昧平生。自星沉羽化之餘，徒託羹牆於夢寐而已。不意庚申之冬，於尋常茗盃雅酬之間，得家先生叔惠袖出複印本一卷相示，赫然爲翁之巨著遺篇。假歸浣誦，始知翁不止以詩傳世，而循循然更以開導後之學詩者爲己任。於是詳歷代之源流以考之，列諸家派系以別之，引神明變化以喻之，盡矩矱之要以正之，舉登臨實踐以通之，精博宏微，淋漓盡致，而猶曰淺說，其殆易之所謂謙謙君子歟。全卷以章草一氣書成，充壽世覺羣之意，布雍容儒雅之姿，洋洋乎如見其人。翁亦丹青妙手，純以書法入畫，是故一葉一花，若凝仙露，一山一水，迥異凡流。所可惜者，翁畢生瘁於文藝，由是不善治生之業，以致晚景窮愁，異鄉老病，猶幸海隅親友，時加緩急。其致蘊齋書有云 左體偏廢，百病叢生，不出庭戶已數年

矣。惟文字尚可照常，差堪奉慰。十載長閒，董理前時舊作，得六七種，惜限於刊資，未能呈教耳。寥寥數語，讀之令人黯然。今承翁之彌甥黃君作楫，借出原著，付諸影印，以廣流傳。翁生前心願，庶幾稍償，泉下有知，其亦掀髯而笑乎。

盧清遠國畫展序

讀同邑潘子小磐餘菴文存，戊戌序嶺南藝苑四弟子畫展云「嶺南趙少昂畫師，得天風之真髓，紹松雪之清芬，專意丹青，自成面目。贈何戢之扇，蟬雀疑飛。開劉宋之屏，荇魚俱活。神乎其技，傳必其人。」未嘗不肅然悅服吾師，續隔山之餘緒，炯炯生光。誠當代之宗師，循循善誘者也。是故春風桃李，不殊步武荆關。開玉筍之班，萼萼麗澤。結金蘭之雅，濟濟多能。名師高徒，恒相得而益彰矣。盧君清遠。世居梅城，陳品茶方藥先德，代有才賢。學攻羊石，習範水模山大成，胸羅丘壑。圖寫柳蟬，一鳴獲驚人之就。譽馳歐美，六法收揚國之光。丁年能此，誠不易覯。洎以海角南來，更豁眼界，慧心天悟，並未以此自滿。乃轉益多師，執禮於蟬媽之室，得趙師之心法「一切皆幻，藝術有真，時乎不再，努力爲人。」作座右之銘，爲一瓣之香。於是造詣益深，變化愈妙，窮類傳神，融今博古，拔起爲嶺南之新秀矣。盧君之作，十年來在島上業經多次展出，諒已爲愛好文藝者洞悉。今又在荃灣大會堂爲該會堂與文藝康樂協進會聯合主辦而展出。以盧君之藝事，正在與日俱進之中，而尤以所繪洋洋自得之游鱗，直逼乃師功力，當必足以一新世人之耳目也。余與盧君忝忘年之交，兼同道之雅，爰書所知，欣以爲介。

劉春草書畫展序

吾邑順德，夙有魚米之鄉，以豐民生之譽，至今不替。而文教之昌，亦力能承先啓後，作育以爲世用。當乾嘉之漸，學舍尤趨林立，除縣治之有鳳山書院，梯雲書院之外，鄉有鄉學，

家有家塾，里有社，黨有師，菁莪樸棧，不限於貴賤。是故人才代出，風雅寔興。於是，以詩書畫鳴於世者，指不勝屈。其最著者，若李子長，陳獨漉，何不偕，黎二樵，蘇六朋，蘇仁山，李文田，簡岸，溫幼菊，岑學呂，梁伯譽諸賢。或管領壇坫，或淋漓書道，或兼綜三絕，文藝之隆，良足徵焉。春草先生，容山望族。接鳳嶺青雲靈氣之分派，淵源家學，腹笥至豐。於棲心文教之餘，復寄情於飛墨調朱，揮毫擊鉢者，實其來有自也。況其得名師，廣麗澤，暢游中外山郭水邨，耳得之以相切磋，目寓之以收行篋。窮年累月，咀英嚼華，在千鍾百鍊之下，卓然有聲於藝苑，馳譽於瀛寰者，亦豈偶然哉。今者先生於美洲巡迴美展之後，當返旆僑地之前，途次此間小住，趁此良機，將其近作展諸大會堂，藉以向閩別多年之朋舊，重敘翰墨之緣。余於邑會接席時，先聞其事，知其一丘一壑之勢，一葉一花之姿，必能紹繼前賢之流風餘韻而光大之，足以飫於望風嚮往者，因樂爲之序以告邦人君子。

台山書畫會會員作品展序 壬戌一九八二年

三台乃粵東一壯縣。山川鍾靈毓秀，文教化行俗美，務學勤生，才賢代興，自昔而然矣。溯余四十年前服賈羊石，因懋遷之往來，已知台城實爲四邑之巨鎮，雄峙一方。蓋彼都人士於晚清以還，遠涉美洲經商或負笈者眾，由是民生經濟之來源，科技風氣之先開，令人矚目。宗廟禴祀之隆，庠序絃誦之盛，亦概可想見矣。海隅乃珠江流域鄰近鄉邑人士聚居生事之地，以一地方言，鄉音無改，每每出於市棲津渡之間，而爲人所耳熟而詳者，台山話也。以此例彼，則是間三台僑士之眾，對地方繁榮建設之貢獻，中西文化之交流，宜乎多矣。博文約禮，游藝依仁，此台山書畫會所以遠自二十多年前已開始爲國粹而繼絕，爲切磋而講習，騰譽於天南也。高山流水，寫北郭之風光，古樹圍雲，儼故家之喬木。行行削玉，字字生金，使聞者嚮往，觀者歎止，此又歷年展出之時愈久，量愈豐，而品愈精焉。日者，藉冷香室主

顏女史小梅相告，知眾妙之紛披，珠聯之雅會，又有期矣。乃始則欣然，及小梅以序文而相屬，則又茫然若不知如何可也。念余市井之徒耳，濫竽同門，雖水墨畧分，惟精粗未辨，安能率爾而操觚哉。固辭未許，呈拙難逃。

羅鶴鳴寫錦山壬戌春楔圖題記

錦山一名禁山，位於大帽山大埔之麓。接媚川之濱，列玄都之勝。曲檻迴廊，何殊魏晉，流雲古木，不異山陰。壬子上巳海隅吟侶畫人會於荃灣南天竺梵宇，紹宋臺之秋唱，歌也有懷。步蘭亭之芳蹤，金谷無罰。一時清興，遂饒風尚。翌年癸丑，始集於隱廬焉，此錦山文社脩禊之由來，以迄於今凡十又一度矣。從此桃柳三春，共尋品蘭題竹之雅，鬚眉十老，且盡潔觴煮茗之情。十老者，齒序爲八十三叟蛻卷潘世謙，八十叟穎廬陳伯祺，潘翁碧泉年方七八，陳翁泰階年方七七，梁翁其政年方七四，鏗齋梁耀明年方七一，黃翁子成年方七十，餘菴潘小磐年方六九，節廬何竹平年方六二，小山居士潘新安年方六十。嚶鳴伐木，裙屐聯翩，常二百人多。所期香海承流，長賡永和之世，錦山有約，同歌麗人之章。

劉文蘭曾德鵬何永祥國畫聯展序

香海當珠江口岸，天連舊國，俗習泰西，冠蓋雲集，百業紛陳。士農工商，求能一枝有寄，成已成物，立德立功，而又能癖其所好，涉獵文藝，處十里洋場之地，猶弗忘中州華夏之風者，誠可謂福中人也。臺大師範畢業從事文教劉文蘭。陶瓷工藝雕績設計家曾德鵬。學有專長印刷事業新進何永祥。皆於其本業，樂羣務實，卓然有成。若執掌餘閒，求可以娛耳目，忘得失，本人之常情，固無不可。然而三子，既乾乾以敬事，更孳孳而學文，惜分陰於三餘，模古人之六法。乃不約而同，先後執禮嶺南門下，得蟬嫣之神髓，分天風之瓣香，麗澤相資，觀摩相尚。由是交流愈久，畫理愈精，深得趙師老懷欣慰，期許爲後起之秀者，誠非偶

然，誠福中人當之無愧也。今三子以其頻年浸潤所得，經營眾妙，展諸香港大會堂，廣求月旦，余忝屬同道中忘年之交，敢信其藉此而足以發揚香海文藝之光也，時壬戌清和之月。

順德藝文集引言 癸亥一九八三年

跡尋荒殿，宋臺秋唱於前。韻步蘭亭，錦山春禊於後。厄蝦夷而碩果作，睦坊鄰而文協開。歷理亂憂樂不同之時，處中西文化交融之地。而我邑僑士挹鯉門之晚興，接鳳嶺之清暉。送燕迎鴻，效鄉人以飲酒。臨流拜石，會勝日以題襟。至若縣志續脩，先賢之不遺在遠。僑聲刊布，羈旅之守望彌親者，蓋亦由來久矣尚矣。比年僕以服賈之餘，亦平生所願，春秋佳日，恒叨陪於觥籌茗盃之間。時藉維桑之敬，緣沐長者之風。振采揚華，多藝壇之學士。譚玄說故，皆臣里之儒林。雖譎劣之多慚，亦薰陶之不少也。邇者，復有與鄉鄰多士。爲各出近作切磋推敲會於坊廚之雅。茶癖香浮，宛滴苕溪之露。鄉音語契，欲借彭澤之樽。羹泛烏哺之私，鼎問鱸膾之美。惟土物愛，弗忘寒具於冬朝。是故鄉明，忽幻錦巖於秋夜。西風入座，鄉思滿懷。爰有廣集海隅邑彥之詩詞書畫金石佳作，都爲順德藝文集乙卷，用原跡付諸剞劂，以傳世行遠之議。若使聲氣無失，鱗爪能存，其亦足爲百年後之鄉邦文獻歟。則區區之心，將有待夫海隅觴詠有自之鄉鄰耆宿俊彥閨秀而玉成之。如嚶鳴之可求，吾道不孤，是猶北田五子之音，可以重聯叔世。二樵三絕之妙，有足暉映前賢矣。

何康德國畫展序

破煩齋主何康德學盟，禺山世胄，藝苑高才。父永樂公，留學法國，爲我國政經界前輩，蘇民濟物，公餘之暇，常以書畫自娛。因而見重於南海康長素，許爲東牀之坦腹者。乃康德之母，即康先生之第七女公子也。林下之風，自饒管夫人之雅，由是室家唱隨之樂，無待贅言矣。一九七零年香港大會堂展覽康南海何永樂翁壻書畫遺作，曾引爲文壇不可多得之盛事，

世實罕逢。先代所美，乃康德之所以少受薰陶，長而三餘不廢，模山範水，步春暉之香芸。調朱弄粉，分諸家之玄秘者，蓋有由也。乃於棲心文教，恭敬中饋之餘，轉益多師，廣資麗澤。先後學聲律於曾希穎詩翁之門。習點畫波發於馮康侯法家之堂。臨碑撫璽，則師事梁氏秋白。至於染碧數金，點苔皴石，則爲蟬嫣室與春風畫會之女弟，振振而爲嶺南之後起，高氏之再傳也。余與康德，雖分屬同宗，乃始於趙師少昂之門而後識者，論年，余豈止長乎一日，論藝，則康德過余多多矣。雖自愧弗如，今聞其即於上元節前以此多年心血之作展於香港藝術中心，並承玉臺屬序。爲喜其芬揚先緒，發潛德之幽光。派纘隔山，響天風之大雅。乃欣然泚筆，弗辭急就之譏。相與聯翩，更叨宜春之福。

揚州現代詩鈔跋

禹奠山川，淮海爲九州之一。天開圖畫，明月占二分之一光。問古哲今賢，曾歌廿四橋夜，歷春風秋雨，幾飲第五天泉。此古揚州，夢寐已久，斯時海角，嚶鳴方殷。正景物之宜人，喜林巒之召我。於是翩聯俊侶，因而浪遍湖山。梅嶺瞻閣部之祠，冶春踏漁洋之跡。夕陽留影，話禪悅於平山。片響揮毫，結文緣於藝苑。金梅鄭竹，畫看八怪之專。魏紫姚黃，花賞六朝之韻。對瘦湖而興發，月觀烹茶。過古渡而氣揚，瓜洲載酒。此辛酉春初與海隅愉社諸君子游於大江南北而途次廣陵之勝者。天假之緣，欣得是間地區外事專人黃君經緯供其來往，美協東南。由是縱目騁懷，頻聆高論，捫碑叩石，輒附微吟。大快平生，暢游都邑。此正如詩盟鏗齋所云，其情味誠有令吾人此生難忘者。頃悉黃君彙輯其頻年接待所得篇什，爲揚州現代詩鈔一卷，來書而屬爲之跋，其意拳拳。竊以維揚之人傑地靈，江夏之神飛翰逸。使海外望風而歸之士，定饒夢筆生花。卽州中行歌相答之儔，豈乏成文吐鳳。而奚獨垂青於不佞哉。因思疇昔，既雕蟲之不棄，自維譚陋亦附驥以何妨。遙知大呂黃鐘，定多鈞天之作。

錦心繡口，不盡故國之音。移花影於燈前，落鞭絲於酒後。祇慚急就，更愧高攀。

梁丈伯譽逝世五周年 甲子一九八四年

梁丈伯譽先生，初名伯與，洎與蜀郡張大千遊，相與論畫論文，然後正者。先生別署一峰，乃吾邑龍潭鄉人，故又號龍溪老人。生於公曆一九零一年。由於天賦，髫齡即已愛讀書畫，在鄉先輩梁有儂薰陶之下，繼從芥子園畫譜，潛心臨摹，廣厚根基。故能年僅舞勺，所作秋江晚泊一圖，已中規中矩，脫穎而出。英年即加盟廣州市國畫會，得以廣交當世名家，觀摩相尚。六榕寺人月堂，時留屐印，因此乃與山水大師李瑤屏結筆墨之緣，心領神會，攻錯至深，奠定其一生絢爛繽紛之成就。先生始來海隅，生活頗為清苦，以課徒鬻畫渡日，薄有所積，然後琴書一榻之九龍山齋，得以經營成之。於焉絳紗廣啓，玉筍聯班，桃李滿南天矣。先生之作，於一九五一年起在香港首次假思豪酒店舉行個展，繼於一九五七，五八，五九年三度展於聖約翰堂，一九六八年展於香港大會堂，一九七八年展於香港藝術中心，除外還多次參加聯合展覽及在美洲，法國，澳洲，南洋各地陳列其作品，以紹介彼邦人士。先生著有梁伯譽畫集行世，以廣流傳。先生為致力倡導中國國粹之發揚光大，歷任香港中國美術會監委，以迄盡瘁之日。至一九七八年，先生不幸染病食道癌，兩度入院留醫，經先生之鎮靜無畏自處，及醫士護理之悉心照顧，終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在瑪麗醫院與世長辭，壽享高齡。出殯之日，備極榮哀，同邑潘小磐陳秉昌撰聯輓之曰，山水仰宗師，畫裏猶疑有君在。靈堂薦清酌，燭邊偏訝占秋光。先生窮畢生之心力，專於一道，並能傳其薪火，紹繼者多已鳴於藝林，誠不愧為一代宗師，況先生之眾高弟中，衣鉢能傳者，有關應良其人焉。綜觀先生藝術之一生，可謂學無常師，法無派別，故能出入自然，不泥於古亦不惑於時尚，卓然成為一己風格者，豈偶然哉。先生平生常謂國畫以山水為最，而引述前人所謂，豎畫三寸，實當千

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迥。旨哉斯言。惟先生筆下之人物，花卉，翎毛，卻亦無不精妙，是誠多能也。先生一生之代表作，萬里尋師圖，由草聖于右任題卷首，題跋者有禺山趙少昂，南海吳天任，同邑黎心齋，陳荆鴻，潘小磐，蘇文擢，陳秉昌，關應良及愚。斯圖縱十八英寸，橫四十英尺一絹本長卷。兩經寒暑，是集宋元諸家序次寫成。春景仿南宋李唐與北宋范寬。夏景仿元王蒙與宋米南宮。秋景仿元倪瓚與明石谿。冬景仿宋夏珪及先生本人集南北二宗自成一系。全圖人物數百，樹木盈千，所有衣著花草，皆順應季節，齊其氣候。畫中亭臺樓閣，田疇原野，瀑布溪流，煙雲霧靄，狂風暴雨，朝暉夕陰，雪山天月，舟車驢馬，都各盡其態，可謂極山川之大觀，窮萬物性情之巨製。先生逝世翌年，夫人盧氏以傳得其人，歸邑彥羅君景雲寶而藏之。吾宗叔惠有詩美之曰，吾邑龍溪叟，耄年猶矍鑠。步履不扶杖，康寧謝圭葯。灑脫見襟懷，笑談恣諧謔。性情老萊子，滑稽東方朔。和之以天倪，知足常自樂。作畫五十載，胸中有丘壑。萬里尋師圖，由博而返約。體法大自然，信手除黏縛。爲能降其心，無我乃無著。瞻彼嶺上松，脩脩雲裏鶴。及今讀之，彷彿如見其人也。先生尤能情深桑梓，不忘恭敬，於一九七七年曾爲順德聯誼總會三十周年會慶續製鳳嶺風光一立軸，使複印以封置會刊之上，平添異彩。復於一九七九年六月杪，爲邑會屬校李兆基中學寫梯雲書院一圖。繡梓之日，愚親詣山齋拜受，僅爲先生再度入院留醫之前三日耳，而孰知先生一去不起，念此鄉邦文獻，竟成先生之最後遺作也。後之覽者，得毋動人琴之思耶。

爲九龍塘會所冬泳團賀彭志剛醫生榮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頌辭 乙丑一九八五年

志剛團兄，系出彭祖，世居雲浮。既詩書以承家學，復春夏以灌杏林。蘭階聯元季之芳，金匱廣岐黃之術。本聖人之所憂惟疾，壽世存心。法天地之大德曰生，痼瘵在抱。是以遠尋師道，早歲便負笈英倫，用能多聞博學。先後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獲文學碩士。同校內外科醫

學博士。及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等榮銜。即文旆言旋，就聘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師兼威爾斯親王醫院胸肺科主診醫生要職。從此刀圭一奏，枯髓亦可回春，桃李成陰，功德更昭無量矣。同人等或爲忘年之交，或敦游藝之好，是皆氣求聲應，共結良朋。爰有薄設酒筵，以申景慕而作區區祝賀之議。惟我志剛團兄竟一本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餓者猶己餓之也之素志，固辭不受。同人等於敬佩之餘，乃得徇其意而將集備之席金全數移贈其現職之有關機構，以冀有助於醫療服務事業之發展，盡其涓滴，造福人羣。古人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濂潔淳良不可信也。今觀志剛團兄，誠無愧於上陳者多矣，時乙丑孟春穀日九龍塘會所冬泳團同人載拜。

重脩順德縣志芻蕘

距今九百餘年前之北宋時代，以文章名冠天下之六一居士歐陽修永叔，初入仕途，爲滁州刺史。此地四時之景，無不可愛。永叔乃命百工，疏泉鑿石，闢地爲亭，以與民同樂。落成之日，因作豐樂亭記一篇以名之，其中有云，『向之憑恃險阻，剷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蓋滁州在昔爲五代干戈之際，羣雄用武之地，在當時則地僻事簡，百姓安閒。永叔欲藉此考其山川，按其圖記，以傳之後世。惟往事經閱百年，老成俱物化，詢問無由，乃有此感慨之言。蘇東坡嘗稱譽永叔云，『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相信並非虛語。然則以永叔之才，作此區區一亭之記，而尚苦於無可問者，則方今之世，況欲以上徵文獻，下啓源流，求五百餘年之全，滿八十萬眾之願，故雖悉索舊志，翻查典籍，旁徵博考，蒐遺訂誤，經年累月，以爲之繼，仍容有未足者，蓋可想見。故必以遍訪周諮，不擇細流，納耆老之記憶所及，集內外之民間傳載，務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喜是憂，無不可告者，然後方有可觀，大功以竟。按我邑

脩志之事，自明景泰三年開縣至清乾隆間，閱三百年，縣志曾經八刻。惟於今可供參考者，則只有清咸豐癸丑年版本及民國己巳年版本。按咸豐版本之脩，距前者已歷百年，而前者之前者，則無可逆推。咸豐版本一出，前之所脩，早已殘缺不全，況迭經變亂，信不燬於火亦沒於水矣。己巳本之脩，距癸丑爲七十六年，溯二本之成，類多有賴不憚於採訪所得，以補前志所未及載者，則微耆老之功，固有未逮，抑亦有賴當時董事諸公之宵旰勤勞，各盡心力，方能有濟。故己巳本卷首，總編纂何藻翔於序中有云，『第失今不圖，老成凋謝，以後更難著手，但使百年掌故，粗存萬一，姑待後賢蒐集云爾。』今歲爲乙丑，去己巳不過五十六年，則往事歷歷，身受目覩，而尚與山高水清並健者，爲數必愈於前矣。欲問其事，自無永叔之歎，著手及時，有過於藻翔之序，可預卜也。韓昌黎有云，『莫爲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脩志之義，信亦近焉。竹平離鄉背井，倏忽垂五十年，餬口異地，兩鬢漸霜，猶幸鄉音無改，硯前還有未盡之書，一鐙之下，如親前賢風範，如見古人之心跡，用敢不忖譎陋，隨筆塗此，尚祈邑老俊彥，有以教之。

余綿生國畫展序

丙戌以還，余自濠鏡寄寓鑪峰，衣食奔走，倏忽四十稔矣。若鞅掌餘閒而稍事涉獵文藝，或偶一臨池者，不過近十數年事也。以月宮爲常座，得以時接淑人君子於茗盃盤之前者，則又邇來之六七年間事也。余與余君綿生論交，意契於展縑撥絹之間，道通於鳥跡蟲書之法者，則固自月宮茗樓而後得之。然余始上月宮時，常於人稠廣席之中，間相點頷，或相視一笑者，以彼此皆此間之常客耳。而獨於座之相去不遠者有二人焉，位必相對而寒暑無間，禮若相敬而言若話家常者，藹藹其容，雍雍其度，蓋出乎尋常登樓客之儔也，乃心儀者久之，而未知其爲積學之士，藝壇之碩彥，教育名宿之伉儷，余君綿生，即其人焉。及得鄭三春霆，

韓髯穗軒之介，而後識荆。自此即時相越座，欵欵清談，余君有愜意之作，每舉以相示，余有詩文，亦多就正於余君，余或間有雌黃信口，快不慎言者，則余夫人在旁，亦不以爲忤，且更怡其顏色。以故輒悟余君之涵養純粹而能藝如其人者，良由於是助之歟，其亦夫子所云，色思溫，貌思恭而得之歟。朋友之相得也，莫過於此。余君乃粵之中山望族，世其家學，早歲負笈香江，先後進修於皇仁書院，青華書院及香港中華美術學院，學貫中西，復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文學學院。以是丹青之外，復擅於八法，長於聲律，儼然深得蔡邕三昧，鄭虔三絕之神韻，氣勢盎然。余君能此，抑亦得自師傳於國畫大師吳梅鶴門下及交游於吳肇鍾胡景革洗玉清諸前輩之相與薰陶麗澤，而益以根基天賦，取法自然，既凜法度，復創意境，使一詩一書一畫之成，皆達至真至善至美之境界，有由來也。今余君挾其過去在港澳兩地迭次展出時所載之聲譽，將其新舊作品，取精選宏，定期假座香港大會堂展覽，以文會友。謬承屬序，惜余文質譎劣，無足以盡余君之所能而以告諸世者，願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胡漢輝博士鄉國情深四十年 丙寅一九八六年

胡漢輝博士鄉兄逝世之翌年，丙寅暮春之初。余忝任香港何氏宗親總會團長，與一行七十人到鄰邑番禺，應邀參加有七百多年歷史之沙灣何氏大宗祠留耕堂重脩落成開幕及龍灣大橋竣工通車禮慶典。回程道經我縣治大良，厚承縣政府多位領導人午宴款待。正桑麻共話之際，李本立先生殷殷以紀述胡兄生平相囑，用作對景仰於胡兄與蒐集鄉彥資料之有關者，提供萬一。胡兄誠一代奇才，譽滿中外。余與之相交，雖夙有車笠之盟，惟恐譎劣之筆，無足以盡胡兄一生功業之足以傳諸世者謹而畧述如下。胡漢輝博士，乃世居桂洲，生於一九二一年。其先君胡聘三翁，爲絲業界前輩，有道經營，載譽闡關。母氏李太夫人，同邑望族，有賢婦良母風範。二老皆登壽域，克享遐齡。育子女多人，皆卓然有成。胡兄幼承庭訓，及長負笈

香江，畢業中國新聞學院後，即學以致用，投身文化界。值七七事變，負起宣傳抗日救亡工作，備嘗憂患。至日敵獻降後，投筆從商。余得與之友交，是自此而始。歲月如流，屈指四十寒暑。回憶四十年代後期與五十年代初期之間，彼此在生活緊張之餘，常常於一周之末，或休沐之期，相約同偕家人，或三五友好，郊遊探勝，風光獵影。或逍遙綠波，海濱習泳。或沽酒烹鮮，市樓小敘。或影院同臨，放眼今古。爾時屯門惟漁邨之地，沙田盡野外之風，西環有鐘聲浴海之場，北角有月園遊樂之勝。胡兄又善御，呼朋結隊，常一車領前，無遠弗屆。復嘗言於余，謂有其一日，得共乘一車從中環直到桂洲，其樂何如。當此之時，余只一笑置之，而要之今日果如其所言者，而惜未曾同乘一車為憾耳。回首前塵，使余服膺於胡兄之過人襟抱，先覺先知，當不止此而已。一九六二年，順德聯誼總會有組團南遊訪問各地邑館邑僑之舉，一行二十人，胡兆熾先生任團長。胡兄夫婦與余夫婦因作首次出國之行，一新耳目。在此旅程僕僕，酬酢連宵，同行多感疲累，欲爭喘息，獨胡兄夫婦毫無倦容，竟日逢迎，深夜猶會見私人親友，天涯知己。使余益復竊許其真鐵人也。胡兄此行，曾寫南國遊蹤一長篇，詳載旅次風光，宣揚海外華僑之人在江湖心懷邦國，刊之報章，以告來者。六十年代是胡兄進一步服務社會，光耀鄉邦時期，亦由金融業進軍地產業飲食業之開始。但六十年代，是香港歷史上多事之秋，先之以一九六五年銀行擠提風潮漫延，繼之以一九六七年暴動事件之持續，使香港經濟民生遭受頗大之挫折。尤其地產物業，陷於極度低潮。胡兄一向作風穩健，乃自能安然渡過難關。而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為一行業之樞紐，亦憑其智慮周詳，處事有方，逢凶化吉。是年冬，大勢漸定，胡兄夫婦與余夫婦作第一次之東遊。富士湖邊，心擬釣雪，日光山上，技癢溜冰。在俗務蝟集之中，忙裏偷閒，一蕩煩囂，一舒抑鬱，頗以為樂。胡兄更獵影有術，滿載而歸。丕極泰來，轉瞬又七十年代，是胡兄乘長風破萬里浪，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時期。連任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地產商會副會長，順德聯誼總會名譽會長，胡兆熾中學校董，創立金銀證券交易所任主席。商務亦長袖善舞，冠冕羣倫。為考察金融事務發展，為求促進香港對外貿易，胡兄數度領隊訪問歐美東南亞諸國，遊蹤遍五大洲，行程過十萬里。向全世界政經界宣揚香港黃金市場與外匯市場交易所具備之優越條件。基此之故，因吸引不少外來資金，投資香港工業商業，帶動香港地產業旅遊業以及其他消費業之興盛。胡兄之功，誠不可沒。回憶七十年代之初期，正是胡兄以忘我之精神，著著為公眾利益，一言一動，即以香港繁榮而力爭上遊之際，而余則轉向文藝之涉獵，逆水行舟。然而胡兄始終未因余之迂腐成性，凝滯於物，因而交疏，至為難得。八十年代，是胡兄開花結果之鼎盛時期，先後奉委為太平紳士，榮獲CBE勳銜，美國林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榮銜，任澳門東亞大學校董，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捐建胡漢輝職業先修學校，捐助家鄉建設學校醫院等工程。是胡兄實至名歸，平生處事恭敬，待人以禮以誠，有以致之。中庸有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胡兄正可當之無愧。豈期積勞成疾，不幸於一九八四年患頸骨癌症，經留醫美國後，憑胡兄之意志堅強，乃能神色自若，勇闢二豎，力疾從公，更為安定香港前途，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仍犯暑忘危，夫婦同飛北京，在釣魚臺賓館接受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先生之款待，相與懇談，為國宣勞。至同年七月三十日，便鞠躬盡瘁，在香港九龍伊利沙伯醫院與世長辭。胡兄畢生以忠服務社會鄉國，以孝修身齊家，一旦魂歸極樂，聞者莫不深表哀悼。胡兄遺著有香港黃金市場一冊，凡二十六篇，皆為胡兄生前演講之一部，內容涉及廣泛，具有不少精闢見解，高瞻遠矚之處，讀之令人敬服。夫人楊銘榴女士，系出名門，早年從事教育，一九四二年在國家多難之際與胡兄締婚，共苦同甘，相夫教子，以有今日。育四子一女，長子經緯，業建築師，現任熊谷組建築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次子經世在加拿大執業會計師。三子經昌，核子工程師，任利昌金舖及多間商業機構董事。四女綺薇，在加拿大從事證券行業。幼子經國，現在加拿大大學深造。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在學齡或襁褓中，和樂滿堂。

嶺南十人書畫韓國展引言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江山如畫。廣東位居五嶺之南，故名嶺南，歷代文藝界輩出，繼往開來。至二十世紀初葉，乃有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蜚聲藝壇，領導潮流，建立嶺南派風格，開拓中國畫創新領域。吾師趙少昂先生，自幼師承高奇峰先生，除得其傳授心法之外，復曾遍遊中外名山巨川，通都大邑，展其作品及講學於世界各國高等學府。五十年來在香港桃李盈門，成爲一位發揚光大嶺南畫派之當代宗師。余與顏小梅，盧清遠，林湖奎，黃文達，劉少蓀，辛鵬九，龍展雲，何麗生，羅志強，有緣先後列於趙師之嶺南藝苑門下，皆頗得趙師薰陶善誘。浸潤之餘，或旁及書法，或兼治金石，或造詣詩詞聲律，以廣其學，敢言薄有成就，無愧師傳。復兢兢以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承先啓後，教學相長爲己任，開設畫室，傳授生徒，以期嶺南派在藝壇上一代一代發展得愈光愈大。余等十人今次荷蒙貴國賜予方便，在東方文化研究院院長宋昌基博士盛情相邀之下，將我嶺南畫派作品與中國書法展出於漢城世宗文化會館。希望藉此機會，得與貴國耆英俊秀，彼此交流文藝修養，切磋經驗，增進友誼，進而促進世界和平，是所厚望。

順德聯誼總會四十周年建校興學簡介

丁卯一九八七年

中國有三大川，一曰黃河流域，二曰長江流域，三曰珠江流域。珠江之位於廣州之南者，曰珠江三角洲。上接西江，北江，下出虎門口岸。河道分岐，土地肥沃，漁農生事豐足，富庶一方。其間語多古音，俗多古制者，吾邑順德也。自明代景泰三年，即公曆一四五二年立縣

以來，不過五百有餘年，而歷代士民之勤勞生事，志道篤學，因是文化日盛，人才輩出，成爲廣東之一壯縣者，實源流有自，數典而不容忘也。由於吾邑與香港相去不遠，故自公曆一八四二年本港開埠以來，吾邑之前來講德授業，交流文教，通商惠工以裕民生者，與時俱增。爲睦鄉情，以資守望，自早已盍簪有會，送往迎來。至一九四七年乃有順德聯誼總會之設，使吾邑人士之在本港於宣揚鳳嶺文風，敬業樂羣，作進一步之拓展，本我邑一貫以興學育才，勵俗正風，藉以繁榮安定社會爲己任者。回溯本會初期辦學，在限於人力物力資源之下，故只能爲扶掖邑人中清貧之子弟而設。校舍規模，又限於借用灣仔大道東兆文中學四間課室於夜候，名曰順德聯誼總會免費夜校。雖貢獻非多，且創立於一九四八年而停辦於一九五零年，僅兩載而已。但不可忽視者，前人之心力，實已奠下承先啓後基礎，爲本會在本港興學育才歷史作發軔開端，寫下最早之一頁。歲月如梭，故本會乃有於一九五八年與長洲邑會合辦長洲順德公立學校，以爲之繼。復於一九七零年在觀塘秀茂坪開辦趙公普紀念小學，一九七二年在觀塘藍田開辦昭文幼稚園，一九七五年在九龍巴富街開辦胡兆熾中學，一九七八年在葵涌開辦李兆基中學，一九八零年在屯門友愛邨開辦譚伯羽中學，一九八一年在屯門安定邨開辦梁錄琚中學，一九八二年在屯門安定邨開辦胡少渠紀念小學，梁李秀娛幼稚園，一九八三年在屯門友愛邨開辦何日東小學，一九八六年在沙田顯徑邨開辦梁李秀娛沙田幼稚園。以上各校先後在歷屆主席何享綿，梁慶維，李銳志，何竹平，梁中力，何輝，黃振民任內所籌劃及得歷屆會董同人贊襄而得樂觀厥成者。除此之外，早已具函申請開辦而目前尚未獲得教育當局批示者，尚有中學一所，小學兩所。良堪告慰者，上述各校自開辦以來，校務皆蒸蒸日上，聲譽日隆，桃李春風，絃歌不輟。以上所陳，原已備載於胡兆熾中學十周年校慶特刊之內，而未及載者，僅梁李秀娛沙田幼稚園一校而已。今歲欣逢本會四十周年會慶之期

，本會同人有鑑於莫爲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更以歷屆校監，校董同人，熱心會務，嘉惠士林，各校自校長以次各位教職員之衷誠合作，努力耕耘，所獲成果，理當不厭其贅，以告來者。

何迪幹畫集序

迪幹與余，一同廬江世系，二同鳳嶺粉鄉，三同裘葛兩更辛酉，四同於嶺南藝苑之門，從趙少昂國畫大師游，頗得切切惻惻，怡怡如也之雅。惟所不同者，余於六法之道，僅畧窺門徑而已。迪幹則出身閩閩，英年畢業廣州嶺南大學，獲經濟學士榮銜，成己成物，丕顯家風，潤屋潤身，才希端木。行有餘力，乃游藝於五彩相宣，形諸物象，融通於四時並運，法自天然。昔人謂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迪幹蓋心焉於此者。是以累月經年，孳孳不倦，調朱染碧，奕奕其神，三餘不廢，宗秦岱於隔山，萬里遨遊，移雲煙於尺素。故自五十年代以來，其作品展於香港及歐美亞洲各地，以馳譽於瀛寰者，指不勝屈。曩歲順德何氏六人書畫展，余得叨陪其間，與迪幹盤旋多日，益見其一山一水一鳥一花，莫不筆墨雍和，意趣盎然，是展之盛，一時洋溢香海。近以家移北美，世外逍遙，又常囊錦以歸，海隅小住。因於鄉序茗談之餘，乃得一觀其客中之作，若丹楓撲面，若銀練逼人，入妙通靈，不一而足。更見其胸中逸氣，風雲隨筆之功力，又一大進也。今以其稱心傑構，都爲一集。用之存其遠近，志其春秋者，豈不懿哉，豈不懿哉。謬承屬爲一言，以恃附四同之雅，不辭淺陋，泚筆而爲之序。

何麗生馬來西亞吉隆坡畫展序

鄉媛何麗生，敝邑黃連望族。尊人惠民翁爲法律界耆宿，以明察秋毫，風清雨潤，弘道於法曹，母氏連毅君夫人，亦系出名門，才傳藝苑，既擅詩詞，復工書畫。麗生冰雪聰明，生長

此書香門第，早沐林下之風，管姬之韻。髫齡即師事黃亮教授於岱員，研習丹青，植模山範水根基，通留素濡毫之法。迨自移硯鑪峰以來，更進修於萬國藝術專科學校，堂奧已升，益廣麗澤。畢業之後，復從趙少昂大帥專攻蟲魚花鳥，從黃君璧大師專攻煙水雲山，浸潤愈深，藝事愈進矣，麗生於轉益多師，敏而好學之外，於相夫課子，主中饋之餘，對推廣藝術活動社團之間，亦是一位熱心服務工作者。歷任香港中國美術會，今畫會，臺灣辛亥畫會，美國水墨畫會，韓國東方文化研究院，及順德何氏六人書畫展覽會，擔當職位，負起藝術交流，文化交流大任，不讓鬚眉。其個人作品，除歷年多次展於香港大會堂及香港藝術中心之外，在日本，南韓，臺北，南洋各地，亦嘗展出，俱屢獲佳評，聲揚中外。今將又應吉隆坡集珍畫廊主人敦邀，遠泛畫船。遙想南州多士，於蕉林椰樹風前，莫不翹企而待之也。

大良西山廟重脩爲書玉泉二字以刻階前碑記

玉泉二字，丙寅春月，余爲殿宇重脩書以刻此階前旁出流泉疊石之間也。廟祀蜀漢雲長關平周倉三神像，以建於縣城之西，因得西山廟名。是始建於明季嘉靖二十年，公元一五四一年，歷久而圯，圯而複脩者屢矣。今則擴而充之，以廣登臨。惟文物以紀之，神明以崇之，蓋有未知其由與刻此二字意之所在也。余實本說文解字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泉，水之源有三出者。合而言之，以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而增體物興觀聘懷今古焉。復舉三國志演義，玉泉山關公顯聖之說出之。玉泉山在今之湖北當陽縣西，當年關雲長毀敗於吳，英魂蕩蕩悠悠，神會其故人普靜老僧之處也。後常神靈顯赫其間，鄉人因立廟玉泉山上祀之。其事雖雜出臆說稗官等流之筆，惟千百年來深受士民傳誦信仰，三國志演義，更譽爲第一才子之書，誠其如此，以玉泉二字，張之廟堂之前，則忠義凜然之氣，靈應丕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丁卯孟秋邑人何竹平敬撰并書。

梁先生卓然親家翁行狀

梁先生諱輅衰，號卓然。一九一零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八日出生於原籍順德縣龍潭鄉。父家駒公浮桴秘魯謀生，不幸早世。先生與一兄一姊賴母氏黎太夫人清操勵節，撫養成人。先生之祖父育儂公爲鄉邦宿儒，兼精六法，聚徒講學，當年山水大師梁伯譽始習書畫，亦出其門下，執贄爲禮。因以課徒所得，以維一家生計。黎太夫人亦畫荻有方，故先生自幼即孝悌篤學，年十六七，便依其族叔在香港所設錢莊見習工作，是爲先生問世之始。其後回穗，仍從本業，漸露頭角。旋與朋輩合夥經營找換匯兌，益展厥抱，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之後，更漸次旁及中西藥，化工原料，銅鐵五金等行業，及開設永業規廠，製造雙燕牌番規出品，供銷中國各地。因此，梁先生之業務關係早已與香港有頻繁之往來，文旆亦常川其間。至一九六零年乃設成泰五金行於斯，恒足廠戶所需材用，通商惠工，信孚中外，二十餘年於茲矣。先生籌算之餘，常關懷當地社會福利，輸將家鄉各項建設，首爲之倡重建龍潭學校及於要津新建三合土橋梁一座。使菁莪有樂育之場，工農免跋涉之苦，士林頌德，鄰里歌功。先生性復豁達，磊落襟懷，有善則相勸，有樂則喜與眾同者。惟偶有不如意事時，則每獨承其任，處憂若常，處變不懼，先生之風，求諸叔世，豈易得哉。先生之配室二人，夫人吳千好女士居穗，歲丁巳十月二十八日，計先生先十年仙逝。育二男一女，男曰昭明，昭棟，女曰月華，夫人郭懿坤女士，始亦居穗，後南來料理先生之起居。育女四人，曰文華，少華，柏年，潔華。皆學有專長，應世彬彬有禮，各己宜家宜室。孫輩現共十人，承先生之福蔭，枝榮葉茂，散處羊石，香江，加拿大，澳洲，次第在進德修業之中。此正先生之和樂滿堂，晚景優游之際。孰料於客秋偶恙，乃竟遭二豎以乘虛，遂使和緩而束手，三度留醫病院，輾轉經年，終不幸於丁卯七月三十日上午在九龍聖德肋撒醫院與世長辭，永垂槩範，積閔享壽

八十有一。歿之第六日，卜葬於寶安縣大鵬灣之陽，福人福地，松柏千秋。

孔子先師生平事畧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代魯國人。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出生於魯國鄒邑，即今之山東省鄒縣，後遷曲阜。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享壽七十三歲。

孔子之祖先曰微子啓，乃商朝王室後裔。及周滅商，封微子啓之後人於宋，以嗣微子，世爲宋國之君。四傳至襄公熙，熙之子弗父何，讓位於弟方祀，是爲宋厲公。

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有賢名，嘗當宋國正卿。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當宋國大司馬，遭太宰華督之亂，華督弑宋殤公，復殺孔父嘉，時在公元前七百一十年。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因自宋國逃難魯國，自此以孔爲姓。木金父生畢夷，畢夷之子，當魯國防邑大夫，因名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武力超羣，當魯國鄒邑大夫，因自防邑遷居鄒邑。

叔梁紇娶妻施氏，生九女而無子，納妾生一子曰伯尼，有足疾。及施氏去世，叔梁紇求婚於顏氏女。婚後，顏氏以夫年大，乃祈禱於尼丘山，以生孔子，因名丘。

孔子生有異相，其頂若圩，長而奇偉，身高九尺六寸。孔子年方三歲，父叔梁紇卒，歸葬防邑。家境漸困，賴母顏氏撫養成人。孔子稚年即與眾不同，所爲兒嬉戲，常學陳俎豆，行拜禮儀。至年十五而篤志於學，成德立身。年十七，即受知於魯國大夫孟僖子，稱譽孔子年少好禮，當必成爲當世達者。果爾，孔子在二十歲後，即有不少學子向孔子學禮學詩。孔子年十九，娶妻上官氏，翌年而生一子。時適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因名其子曰鯉，而字伯魚。至是孔子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因嘗爲魯大夫季氏委吏，當管糧倉卑職，以資仰事俯畜。

，亦孔子進身仕途抱道經世之始。年二十四，母顏氏去世，門人爲之助葬。年二十八，聞郟子知官，各有其職，乃往見而學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平仲訪問魯國，嘗答景公所問秦國地僻而國強之道，在於行以中正，選任賢能。年三十五，魯昭公二十五年，正卿季平子合孟孫氏叔孫氏作叛，君臣互攻，孔子乃避難於齊國。因而又與齊景公論及爲政之道，必須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責，子盡子職，以匡時弊。復晤齊國太師，與論樂理，得聞虞舜盛治時代之詔音。孔子神爲之往，竟忘飲食之味。其後魯國之亂漸平，孔子自齊返魯，年已四十二。時季桓子繼季平子爲正卿，鑿井得土缶，人皆莫能辨者，乃問孔子。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眾服其博識。是時，魯國政操季氏，而季氏桓子耽於逸樂，離於正道，凡事委於家臣陽虎。陽虎妄作妄爲，至有以下犯上之亂。故孔子在行年五十之前，曾一度退脩詩書，講禮學易，專志於授業。年五十一，慕周守藏室史官老子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乃與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乘車策馬，西行至周，請益於老子。復訪周大夫萇弘問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瞻周太祖后稷廟堂階前三緘其口之金人。孔子自周返魯，名望益隆，遠方來學弟子日多。是年，孔子當魯國中都宰，行政一年，四方皆則之，取法於孔子。年五十二，升司空，復升司寇，輔佐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以修二國之和，使魯國重振聲威，齊國上下敬畏孔子，因立即歸還侵畧魯國汶陽與龜山之田。年五十四，孔子默察季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權力規制，相若其國，且有坐大之勢，於禮不合。乃不畏權貴，進請魯定公毀三家僭建之城雉，以維政令。史稱墮三都。惜定公猶豫，事終弗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執國政三月，誅心逆而險，順非而澤之亂政者大夫少正卯，於是朝野井然，路不拾遺。至是，齊國懼魯國之興盛，於齊國將有不利，乃選國中能歌舞女子八十人，文馬三十駟，以饋魯定公。季桓子竟慙慙魯君受之，因以爲樂，怠於政事，至三日不朝。

孔子雖身攝相事，知大權仍操季氏，國事已無可爲，乃與弟子顏淵，子貢，子路，冉有等在無可奈何之下再度流亡生涯出走衛國。冉有作御，孔子目覩衛國生聚之眾，百姓熙來攘往。乃謂冉有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師生在旅途中頗不寂寞。孔子在衛國，居子路妻兄之家，曾獲衛靈公之厚待。居十月，擬往陳國，途經匡城，匡人誤孔子爲陽虎。陽虎嘗暴及於匡，匡人仇之甚，孔子貌狀陽虎，因被圍於匡城五日，與弟子失散，顏淵後至，孔子一度懷疑其已遭不測。及事明真相，孔子折回衛國，居衛國賢大夫蘧伯玉家。一日，衛靈公與南子夫人同車，宦官雍渠參乘，邀孔子出遊。事後，孔子甚愧於招搖過市，乃復離衛國。經曹國而達宋國，在大樹下與弟子習禮時，受宋國司馬桓魋突襲，拔其樹。孔子與弟子幸及時逃避，乃走鄭國。旋受鄭人之譏訕奚落，目孔子與弟子爲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聞之，以告孔子，孔子泰然。幾經磨折，孔子終偕弟子以達陳國，居司城貞子家。孔子居陳國久之，值晉楚爭霸，諸侯相侵伐，烽火常及陳國。孔子乃三度而臨衛國，間中無事，擊磬自遣，因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固擅磬者。時孔子年已五十九，衛靈公老，一日，當與孔子共話間，見雁飛上空，仰視之，而心不在孔子。孔子乃復往陳國，來往於陳蔡二國之間。孔子居蔡國時，於山林中，數數而遇隱者，以耕稼爲樂，俱輕視孔子之風塵僕僕而不達孔子之意。孔子居蔡國三年，楚國國君聞孔子爲當世達人，乃使人聘孔子。蔡國懼楚國得用孔子，將有不利於蔡國者，乃約陳國各發徒役於野，以圍孔子，使不得行。孔子與弟子，慘遭絕糧，病莫能興之苦。正當弟子已有怨言之際，幸喜楚國兵到，迎接孔子，楚昭王將重用孔子，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楚臣令尹子西懼孔子得據土壤，有賢弟子爲佐，他日恐非楚國之福，以告昭王，昭王乃止。遂有楚人曰接輿者，一日偶過孔子車前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聽之，若有所感，即下車欲與之言，但此佯狂人已去。時孔子年已六十三，乃離楚國。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國，因復往之。而衛國自衛靈公卒後，國事日非，雖曾被邀參政，終以不肯苟合時流，以至蹉跎歲月。魯國自孔子周遊列國期間，一直仍由季桓子執政，迨季桓子病，將死，終悔悟不能用孔子，爲魯國一大損失。乃謂其子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季康子果於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國迎孔子回歸魯國，其時，孔子年已六十八，重回故國，謁見魯哀公，哀公問以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孔子又答季康子爲政之道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之崇高理論，當時魯哀公與季康子，可能聽不入耳，只以禮待孔子，而不委之實政。故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魯國此時，陋習仍存，和從者更竟出自孔氏門下。孔子回魯國翌年，子伯魚死，喪禮從儉，有棺而無槨。隨之最好學之弟子顏淵短命而死。使孔子在重重失意中，哭之至哀。孔子晚年，鑑於周室衰微，禮樂詩書廢弛，樂得以在野之身，乃專志於刪述詩書禮樂，讚周易，修春秋，以孝語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講學杏壇，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至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三，子路死於衛國之亂。子貢請見，孔子扶病持杖於門，傷道之不行也，因而涕下，告子貢以自將不久人世之語，七日乃卒。葬於魯城之北，泗水之濱，地大一頃，墓前築祠壇，植樹百數十。弟子皆服喪三年，子貢廬墓六年，弟子與魯人因家於孔墓之旁者，百有餘室，故稱孔里。世世相傳，至漢而益尊隆，高皇帝嘗祭以太牢，百官相至，常先謁而後從政。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

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聖降生二千五百三十八年歲丁卯八月二十七日，公元一九八七年，順德聯誼總會屬校第六屆祝聖大會於香港大會堂。謹按孔子家語，論語，春秋左傳，史記，中華通史，香港孔聖堂孔道專刊編成。聖道巍巍，唯天爲大。編者不敏，學識淺陋，深懼知有未盡，言不成文。願邦人君子，有以教之，以匡未逮，無任盼禱。

桂洲文塔重脩落成碑記

戊辰一九八八年

桂洲居順德縣治之南，北流得勝，水道迴環，衡宇相望，土沃民殷，在昔己冠一縣。至清代中葉，文教益盛。生事畢張，聚族而居，以科甲鳴於時，則世家胡氏其表表者也。胡族前賢乃於公元一七九四年清乾隆甲寅，在獅陽桂水之間，闢地築隄，規模魏晉，以建斯塔。七級其數，高三十七公尺，六角其形，內廣四公尺有奇。其級有戶，乾隆敕選教諭胡俊書序次題之，曰飛出上青霄，曰秀甲獅陽，曰聚奎閣，曰題名處，曰涵高下，曰鳳鳴，曰靈照，體分篆隸楷行，法度典雅多姿。斯塔臨流而立，直象文筆而流狀硯池，傑靈相得，因開一地形勝，以供庶士登臨之樂。前賢之造福用心，寓高瞻遠矚之意，逮今已近二百年矣。其間幾閱滄桑，風雨侵蝕，碑毀闌頽，簷飛瓦脫，當此蔓草叢生，鼠鼯出沒，傾圮堪虞之際，一九八五年冬，桂洲鎮人民政府乃有大事重脩，以保鄉邦歷史建置之議。旅港胡錦超先生風聞之下，立表支持，即慨捐港幣三十萬圓以爲之倡，隨由鎮政府撥款人民幣五十萬圓，復得各界熱心人士源源響應，乃底於成。於是庀材鳩工，內脩層次，外復舊觀，更廣闢土地，拓展爲文塔公園，增建雄偉之石坊，開康莊之大道，沿隄植樹，倚石栽花，荷池溢濂溪之雅，畫廊通曲徑之幽，蔚爲大觀。從此深願春秋佳日，朝夕閒暇，登臨其間，美景當前之餘，悠然而興者

，皆抱仁人愛物之心與善體前賢創造維艱之念，則斯塔千秋，後之視今，可預卜其更臻光大也。

半園小草詩序

李丈撫虹，岡州望族，世系伯陽。春睡傳人，學兼求慊。落落襟懷之士，溫溫長者之風。籍韞資深，偶曬郝隆之腹，鷗閒鶴隱，頗猶老氏之龍。望若神仙，情融水月。早已傾心嚮往，奈余晚生，終而忘年論交，不我遐棄。乃叨文酒因緣之會，芝蘭意氣之孚，則始自崇齡學會之日，繼以錦山文社之春。惟前者自陳步焯，周少棠，李藹士，梅叔蓬，梅健芝諸前輩先後捐館以還，老成辰星，唱酬沉寂。能復拜丈之下風，炙丈之餘光者，錦山一年一度之晤，猶無間也。戊辰上巳，重敘大埔隱廬，乃於樽前花影之下，惠以尺玉寸金之餘，告以將繼其畫集行世之後，都其歷年塊壘所積，咳唾所留，付諸黎藁，并顏其端曰半園小草，竟爾不嫌拙陋寡聞，屬爲一語。丈以杖朝七載之尊，夙領文壇三絕之雅，藹藹其容，殷殷其意，若辭不受命，恐非所宜。惟以丈之派纘隔山，承先啓後，學遊東土，化古創新，開士林之階梯，廣上庠之講習，詩爲餘事，書亦名家，固爲世所稔知之矣。僕雖未能畢其卷以誦其詩，登其堂以窺其奧。但審丈之言曰，私意獨鍾劍南。因想丈之爲詩，必出於至情至誠，然後有揮寄託，發而爲聲，無不精妙，既足自遣，且堪傳世。丈之善養天年，樂夫天命，允皆在於此耶。

順德聯誼總會梁李秀娛沙田幼稚園開幕特刊

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會名譽會長梁錄琚博士平生是一貫奉行先聖此一倫常哲理，推己及人，造福社會，更無畛域之分，以大道之行爲本。因此，梁博士歷年以來，除在其他慈善團體作出不少與老老幼幼有關之重大貢獻，不勝枚舉之外，於本會一年一度之千人敬老大會，連任多屆大會主席，發揚富而好施與，富而好禮之美德，

受到會內會外人士之推許，毋待贅言。至於幼幼之道，今次在沙田區內開辦本園，乃是繼早在一九八二年於屯門新市鎮開辦以其夫人命名之梁李秀娛幼稚園之進一步開拓不牟利社會工作事業，發展學前教育。使當地稚齡子弟得到一所設備完善管教有方之足以強身益智充滿和諧歡樂之園地，作將來就讀小學課程階段之求學基礎與一切心理準備。培有幼童求學充滿前途信心，無比興趣，此一事端，關係社會未來，至感重要。梁博士賢伉儷是時刻喜見喜聞，樂其有成。本園位居獅子山之谷，仙嶺迴環，馬鞍相接。草綠林陰，氣靄雲長。在昔只爲假日郊遊之地，樵歌牧唱之區。今則崇樓大廈林立，時代建設畢張，交通發達，新遷人口迭增，方興未艾。梁博士賢伉儷有見及此，乃欣然接納本會向教育當局申請開辦本園之議，與屯門一校分道揚鑣，以配合香港之繁榮發展，解決此地居民之以生以聚所需，新一代獲得接受教育之良好機會。本園雖然囿於地方範圍，收容子弟學額供不應求。但所負使命，意義之大，正合夫先聖之至言。深望本園列位同事在梁潔冰校長領導之下，同心同德，敬業樂羣，以符梁博士賢伉儷之宏願，不負社會重託。

有明高士不偕何先生墓志搨本跋

此乃家先賢有明高士不偕何先生墓志也，篆額者碧江蘇珥，新會金竹胡方而之銘也。墓在容奇小沙浮岡。清初古止和尚所創而今猶存之雨花寺之後，世事滄桑，墓嘗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然不可移者，信惟先生之浩氣而已。甲子冬，得鄉丈荆鴻陳老之介，家伯憬庸先生將此珍藏拓本惠賜，盥薇再誦之餘，恍然知爲不去廬集所載者之原跡，實鄉邦之文獻也。書此以待後之采風者，進而發潛揚幽焉。茲謹附錄墓志原文惟久歷風雨搨本不免模糊字有難辨

公諱絳，字不偕，號孟門，羊額何氏。自始遷祖十四世德寬公，至公二十三世，持泰公其父也。公資聰明英斷，少從學於族叔祖獻將翁名儒門下，常數百人，傲馬融以門弟子轉相

傳授，立左右齋長，公其一也。每爲人講，必能闡其師說於言表，而簡要精通，聽者快於親承。及甲申國變，慨然揣摩韜鈴之書，頓得一心運用之妙。而其時正位號者，皆非中興主，舉義旗者紛紛，亦無足共事之人，公遂戢翼俟時。丙戌丁亥聞長江聲耗，疾趨金陵，抵甫至，而海師遽以謀洩遁。公乃溯江入楚，轉遊徐豫而還。後頻往來吳越，又走齊魯，抵燕薊，率怏怏無機會，周覽形勢，搜訪人物而已。公高志大畧，而持重髣髴馬文淵，故慕其爲人，集其文字爲一帙，置枕函中，而自號北田，蓋以行蹤比北地畜牧時也。嘗遇善風鑑者相之曰，公古相也，封侯安足道，以是益自負，雖久困，而能需無日暮途窮之意。公居鄉以賢智信服於眾。其族人數千，然每有大事，進退唯公所左右，爭辨者亦於公取平，其尊嚴模直，亦與馬援以季良識子弟及受梁松下拜風度相似。而善於談吐，凡有所教責，微刺婉諷，他人不覺，而其人不會斧鉞之加，君子謂其清議維世功焉。少有詩名，與王說作陳元孝同時相埒，大抵以張曲江王右丞爲宗，然以爲雕蟲小技，不屑屑也。故所作不多，亦不留稿，歿後，子孫收而刻之，不過五十餘篇。晚年足疾間居，乃修其族譜，上自受姓之始，迄於當世，其間善惡足爲勸誡者，莫不爲之傳贊，裒然成一大書，而文詞高古，亦不朽之業也。公生於天啓七年丁卯九月二十四日亥時，終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九月二十七日辰時，壽八十六歲。元配夫人熹涌陳氏，生天啓四年甲子十月二十四日吉時，終康熙八年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亥時。再配夫人北潞周氏，生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吉時，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二十七日戌時。子負陳出，先故。今以乾隆丁卯年二月念三癸未日奉柩合葬於本邑容奇小沙浮岡，坐丁向癸兼午子之原，金竹胡方爲之銘。

銘曰 西山夷齊 東海魯連 私諡靖節 同人翕然 斯碣不磨 生氣千年

後學歲薦進士敘選儒學金竹胡方拜撰 後學鄉進士蘇珥篆額 戊午科進士姪某某書丹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仲春朔越念三癸未穀旦孝孫濱曾孫萬里玄孫某某等同泣立

吳宗偉鄉丈九秩晉一壽慶序

椿齡益算，龍年騰松柏之姿，梅萼含香，鳳嶺呈岡陵之象。欣逢可愛之日，叨陪介壽之觴。寅維吳丈宗偉老先生九秩晉一大慶，三多叶吉良朝。詩頌南山之章，星拱北辰之座。源流泰伯，方接寶鈞。禮樂相傳，堂開百世之葉，堦篔並奏，階聯五桂之枝。肯構肯堂，知作述之有自，潤身潤屋，仰齒德之俱尊。是以名重州里，遠揚蠻貊之邦，業懋陶朱，早泛香江之棹。先義後利，羣欽闡閣楷模，推己及人，允稱金玉君子。河潤若開千里，旻幪如廣二天。於乃興學直繼文翁，輸財不讓卜式。體安老慈幼之念，揚懷鄉愛國之心，是皆盛德可風，宜夫康強而壽也。因是老而彌健，應長者植福之深，樂以忘憂，亦善人博施之雅也。樂山樂水，樂多賢友，方杖履優游之時，宜子宜孫，宜爾室家，皆春秋鼎盛之日。籌添海屋，樹結蟠桃。談笑風生，點領看菜衣競舞，冠蓋雲集，聯翩獻安棗同來。時維公元一九八八年戊辰仲冬之朔，哲嗣永康，永銳，永圻，永釗，永鑑。令媛少珊，少玲，少輝，少雯，少梅。文孫世堅，世傑，世楷，世霖，世鴻，世賢，世捷，世良，世豪，世聰等。設壽筵於統一酒樓，希武城養志之風，續汾陽晉爵之典，以張家慶，以燕朋簪。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十周年校慶獻辭

香港當中國珠江口岸，得天時地利之厚。但一切關乎民生之發展及一切社會福利事務之推動，則有賴人和，更有賴志願團體之鼎力支持。順德聯誼總會之組織與運作，就是以聯絡同邑人士為經，致力服務社會福利工作為緯，發揮互助互愛精神，無畛域之分，智愚之別。順德是夙盛文教之鄉，流風所播，自以教育為先。李兆基中學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創立，是隸屬為順德聯誼總會第二間中學，負繼往開來之責，謀承先啓後之方，以先聖文行忠信行教作

爲校訓，展開百年樹人大業，實在任重道遠。可喜是本校創立之初，因爲配合教育當局實施九年免費普及教育之始，亦本港經濟漸次方興之期，此可以言得天時也。巒宇依山面海，視野廣闊開朗，校園六萬餘尺，體育設備畢張，附近市政康樂場地公眾泳池之設，以及交通之流暢，鄰校之相望，則又可謂得地之利也。十載於茲，歷屆校董同寅之輸財出力，嘉惠士林，校長之智慮周詳，領導得宜，全體職教員工之敬業樂羣，黽勉不倦，各位同學之尊師與向學，恪守校規，則凡此皆屬人和也。因此，十年耕耘，得以循序而進，力能與社會發展，共爭上游，不負各界人士之期望，使莘莘學子，學有所成，壯有所用，達至興學育才之最崇高目標，建立強健根基，永遠春風時雨，展望將來，仍須努力。

羅鶴鳴繪歷代名賢造象册序 己巳一九八九年

風飄吳帶，韻結曹衣。心力多年，早述天池家學。丹青一岫，直追魏武宗風。用能紙上紛披臚列賢冠之相。毫端奮發，神融大匠之工。因而貌有不同，則悉參歷朝遺墨，並添顏色，名無虛立，則遍倩當代方家，各附品題。於以繪左丘之失明，先開面目。幻莊周之化蝶，如見肺肝。洛水徘徊，黃初如夢，何由起此地之仙。北周遲滯，開府懷歸，不異展江南之賦。瓊州戴笠，想當荔啖三百之時。秦嶺橫雲，定爲路貶八千之夕。方憐太白之酒，獨酌無親。卻羨右軍之鶴，呼之欲出。浮桴去國，記維新法之途窮。憂道傷時，亦飲冰室之史實也。疏篁室主，既篤六法，復耽八叉。由是藝海文壇，時相過往，儒林學士，樂與切磋。蘇東坡謂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視昔視今，其近之歟。況此功同六籍，自是威儀萬千。而吾生也有涯，竟敢妄言一二。

西岸何智煌紀念文化大樓碑記

明作有功，業廣惟勤。乃智煌先生平生書諸座右以自勵亦期相勉於人之箴言也。先生世居西

岸，不幸早丁外艱，乃賴菽教成材。成童之年，即就傅省垣，學成之後，因服賈於斯。一度餬口新會江門，至一九一七年始離穗赴港，從業華洋罐頭食品，旋而創設振興包糖果餅乾廠於島上，產品廣銷中外，有聲於時。先生於公餘之下，歷任當地各大慈善團體，工商組織，海外鄉序等義務要職。輸財出力，爲安老慈幼，興學育才，通商惠工，繁榮經濟，守望相助，恭敬桑梓，作出巨大貢獻，垂六十餘年，力行不息。今者，哲人遠矣。先生之德配陳寶珠夫人，哲嗣景安景常昆仲，爲繼承遺志，乃從先生之慈善基金撥款港幣三十萬圓，興建斯樓，爲家鄉提供文娛康樂之設施。朝夕琴書，春風蘭玉，以廣尊賢容眾，以昌大道之行，以符先生畢生貫徹其箴言所得，而用以利物仁人之宏願也。

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輯彙序

庚午一九九零年

庚午立春之翌日，承鄧君又同鄉兄雅約，於茗盃之間，鄧君乃袖出學海書樓講學錄凡四集相示，是先後刊印於癸巳一九五三年，乙未一九五五年，己亥一九五九年，甲辰一九六四年，赫然爲斯樓自癸亥一九二三年創立以至癸巳凡三十年之後，與鄧君繼前刊中輟多年以來正在輯錄之曰近二十五年講學集之前，所僅能流傳於世之學術文獻者。書中依次有伍憲子，梁寒操，唐君毅，羅香林，吳天任，黃維瑁，孫甄陶，饒宗頤，朱子範，李景康，陳荆鴻，陳湛銓，岑權波，潘小磐，鄭水心諸公，皆當世儒林學士，吐辭以爲經，立言以垂法，良可珍也。而第一集第一篇爲鄉先輩伍憲子先生之孔子第一講，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與余正擬籌印順德歷代邑人尊孔文選之意，不期而異時相感焉。該講時維孔聖降生二千五百零四年，爲該集印行之當年，然此講竟能於斯樓創立三十年之後始有之講學錄而弁諸卷首，當竊竊以爲憲子先生幸也，而亦深爲斯樓之不幸也。蓋此之前，當不乏名山緒論，珠玉之於在先，信皆於日寇南侵時湮沒於此浩劫間矣。余生雖晚，猶不禁緬懷疇昔，憮然久之。乃拜觀其大畧

之餘，更有感於世事之日漸紛紜，風氣之日重名利，人心之日背儒行，恐此僅存之篇，能度藏至今者，將爲數不多，寔寔有成孤本之虞也。因與鄧君不約而同，頓起廢而合刊以廣其傳之念，復承鄧君之愛人以德，推永錫爾類之誠，相勉以爲先嚴照林府君棄養五十五周年而紀念其在天之靈，繼其遺志，重付景印，名之曰前期講學錄彙輯，爲來士傳。余不敏，謹於風木之思之餘，深得鄧君負重編之任，益責以忝屬斯樓董事之末座，宜乎爾爾者，以蕙其事，並識本末焉。

附講師簡介

伍憲子，名莊，號夢蝶，順德人。一八八一年生，一九五九年卒。先後從同邑簡朝亮，南海康有爲遊，爲禮山草堂再傳弟子。亦學亦政，垂數十年，晚歲居港以講學著述終其身。

梁寒操，名翰藻，號均默，高要人。一八九九年生，一九七五年卒。畢業廣東高等師範，少負才名，學優而仕，晚倦政途，以醮墨揮毫，著書立說終其天年。

唐君毅，四川省宜賓縣人，一九零九年生，一九七八年卒。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畢業，畢生獻身數育，歷任母校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新亞書院研究所所長。

羅香林，字元一，號乙堂，興寧人。一九零六年生，一九七八年卒。畢業清華大學，復研究院深造，歷任國立中山大學史學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退休後，獲授終身名譽教授榮銜。

吳天任，號荔莊，南海人。一九一六年生。爲三水黃祝蕙先生高弟，一度佐乃師任教，因自少始，無日不以宏揚中華文化，啓迪後進爲職志，歷任各大專院校教授，著作等身。

黃維瑁，字子實，順德人。一九零一年生。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及專修學院專修文學畢業，博通經史，旁及八法，尤擅隸書，歷任香港官立文商專科學校及各大專院校教授。

孫甄陶，中山人。國立中山大學畢業，世其家學，畢生服膺孫中山先生遺教。著有讀羅著國父家世源流考存疑。早歲宦游，晚年講學，優游於文酒之會，以就養故，客終美洲。

饒宗頤，號選堂，潮安人，生於一九一七年。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教授，中國文學著名學者。寄情詩書畫琴，著有選堂詩存，選堂樂府，選堂集林等行世。

朱子範，字澹園，番禺人。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五八年卒。少受經學於楊裕芬太史門下，國立中山大學文科研究院碩士，歷任母校教授，有捷才之稱，畢生致力課讀，著述甚豐。

李景康，字鳳坡，南海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六零年卒。香港大學畢業，歷任官立漢文中學暨漢文師範學校校長。公餘喜以文會友，詩詞外，亦擅繪事，著有文集詩集傳世。

陳荆鴻，別署蘆廬，順德人。一九零三年生。詩文書畫，夙負時譽，歷任粵港報社總編輯及社長，各大專院校教授系主任，平生多著述，一九八六年榮獲英廷頒授榮譽獎章。

陳湛銓，字青萍，號修竹園主人，新會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八六年卒。國立中山大學文學系畢業，歷任母校，貴陽大夏大學，廣州珠海大學，香港聯合書院，浸會書院教授，創辦經緯書院任院長。著述中以潛心於周易之學見稱，以宣揚國故為其終身事業。

岑權波，南海九江人，書香門第出身。抗日戰爭時，一度避地越裳，為當地華裔講學，傳播國粹。及棹回海隅，平居多賦詩自遣，以唱酬之樂，安享餘年。

潘小磐，號餘菴，順德人。一九一四年生。曾任恒生銀行襄理，以迄榮休，歷任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部講師，樹仁學院文史系高級講師，著有餘菴詩，詞，文存行世。

鄭水心，原名天健，中山人。生年待考，卒於一九七五年。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早負文名，尤擅倚聲之學。歷任廣東省地政局局長，中山縣縣長。後居香港，執教各大專院校，遺作有水心樓詩話，詞話，東珠集等。

盧(葉)錦芳師生畫集序

唐代張彥遠云；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宋代鄧椿云；畫者，文之極也。又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法者何？曰，傳神而已矣。錦芳道兄，天凜誠明，幼受儒學於原籍粵之台山，好古敏求，於竹帛之餘，早嗜丹青之奧，通依仁游藝之意，即莫其發於天然，曲盡其態之基礎，不期然而優游涵泳於前之所以言者之間，其來信有自也。嗣硯移海隅，更進修於新亞書院藝術系，深造繪事，復游於趙少昂大師嶺南藝苑之門，既廣師承，亦多麗澤，從此左右圓方，心隨造化，根柢盤固，韻接天風矣。於乃挾其傳神之筆，持其清高抱負，以繼往開來，融藝事於成教化，助人倫，提挈風雅爲己任者，歷有年所。故自設立天藝畫院以來，秉其寬裕溫柔之度，循循善誘之方，乃海隅遠近，不少時彥閨秀，中西文化飽學之士，或望風而來，立雪門下。或於香港浸會學院，執贊爲禮，以從其學。或私淑斯人之畫品畫格畫風，亦心嚮往之。皆異途而一致，受其濡染，受其薰陶，而習其創作，更師其爲人。茲者，錦芳道兄，爲一貫以勵後進，以廣交流之旨，行將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其師生畫展之前，彙其師弟多年以來心力之作，撮其精練，都爲第三輯一集，蓋前梓有第一第二輯矣，彰美傳盛，以志相長，豈不懿哉。惟辱承命序，余雖曾畧窺六法之徑，叨屬同門，惜嫌毫荒落，心手常違，因此，深懼辭不達意，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而有負知我，兼之貽笑方家。

鄭春霆先生生平事畧

春霆先生，鄭姓，初字春和，名震，以排行三故常自署曰鄭三，中山縣人。公元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歲丙午閏四月十二日生，幼時常過澳門，乃肄業此地崇實中學，課餘恒喜習

馳馬，擊劍，樂曲，繪畫，其後始學賦詩。學成之後，曾一度任職香港一大醫務慈善機構，為貧病大眾服務。迨七七抗戰軍興，先生有感於保衛邦家，匹夫有責，遂謂「致身許國，此當其時，於是棄毛錐，入行伍。」至是登梅嶺，道桂林，于役征途，然每於枕戈深夜，軍書旁午之餘，觸境悲涼之際，一本詩人傷亂之懷，發為浩歌，此先生笳聲集所作之由也。直至抗日戰爭勝利，錦繡河山還我之時，先生始自貴州省經梧州等地回到廣州。故先生之詩有「奏凱歸來萬馬驕。」之句，以紀八年離亂，仿同隔世而得重會故人之盛。在抗戰中，先生一度流寓港澳兩地，奔走呼號救亡工作，其當時作詩，因多激盪熱腸，鼓勵眾志之作，載諸笳聲集內，作詩史流傳千秋。

先生風塵半生，至公元一九四九年始孑身棲遲香江，忽忽四十餘年於茲，經常與當世詩書畫耆宿俊彥閨秀，往來酬酢，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先後參與李撫虹，陳桐音，呂化松等所設之風社。鄭水心，陳荆鴻伉儷，黃倩芬等開創之海聲詞社。李文格召集之披荆文會。何敏公主持之乙卯詞社。潘新安領導之愉社。錦山十老主辦之錦山文社。傅子餘，梁耀明管領之鴻社。潘蛻菴，潘小磐，梁其政等經營之昌社。賡韻分籌，濡毫染素，或一月一集，或一季一敘，或一年一大會，冠蓋朋簪之盛，雙柑斗酒之雅，不讓於當年穗市之六榕寺為溫幼菊，李瑤屏，趙浩公等所在之友石堂專美於前。亦可與昔時陳樹人，黎慶恩，張純初等所創立之清遊會。馬小進，胡景革，方人定，張紉詩，許菊初等並時設立越社之於羊石。及李壽菴，黃鼎革，李野屋等設於河南之南社。澳門高劍父之春睡畫苑。容漱石，司徒奇，馮康侯，黃蘊玉，何磊，羅竹坪等設於普濟禪院之潔社。後先輝映。故先生既以詩鳴當世，亦以廣交百粵畫壇精英見稱，況先生夙好繪事，雖無若何成就，惟歲時過從，輒多研究品評之緣，常視「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之意，乃行心所安，悉力以赴，編撰「嶺南近代畫人傳畧」一書，

傳爲畫史，垂範後世，以勵來者。先生晚年澹泊自居，無牽無掛，若閒雲野鶴，常寄情山水之間，遊蹤所至，一一宣諸吟懷，別爲捲簾樓詩草一集，至於友朋之送往迎來，或妙手有得而求爲題識者，亦多備載於此，以是見先生之胸懷豁達，謙謙穆穆，從不冒稱自己，待人以敬以誠，從不作貶抑他人之語，不愧爲一位忠厚長者，遠非徒事飲食徵逐，只談風月之士可比。先生確又性喜杯中物，惟近一年之間，常淺嘗即止，由此，文侶中人，多有關心於先生之年事已高，力有未逮者。先生雖言笑自若，莊諧未減當年，惟精神之日就低沉，似非先生所鎮靜之中可能掩飾矣。直至本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劉雁先生發覺先生之健康，真有異乎尋常，乃會同羅竹坪先生，唐積聖先生，護送先生到九龍廣華醫院診治，經醫生診斷，發覺先生患大腸癌，病狀十分嚴重，須施刀剖手術。先生經此一場生死存亡挽救之後，曾一度甦醒，但似乎心欲語而口難言，其後便一直在該院深切治療病房接受苟延殘喘之調治。於此期間，不少文侶朋舊聞訊，紛紛前往探望，可惜先生已漸入彌留狀態，一無所知。先生終於入院之第十三日，即公元一九九零年八月八日，庚午六月十八日，（是日立秋）凌晨寅時便溘然而去，與世長辭。先生以閏年而生，以閏年（閏五月）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數亦奇哉。今者，哲人其萎，先生雖克享大年，名垂後世，而嶺南近代畫人傳待續之篇，仍有其未竟之心願也。

錦山文社二十屆春楔暨歷屆藝文輯錄編後語 辛未一九九一年

讀徧行堂詩部澹歸禪師贈項子聚『已從墨寶思前輩，還見書城擁後昆。』有無限追尋與展望之意。則本篇之輯，以本社歷南天竺寺，而隱廬，而雲泉仙館，而北潭渡假營，雖三易其地猶一貫其衷，禮循洛邑，韻步蘭亭，忽忽二十屆於茲矣。其間之詩酒風花，調朱飛墨，要皆足以揚一時之勝會，作千載之流傳，誠非妄自尊大。乃自乙卯年始，輯有藝文集之舉，以資

互閱流傳，歷屆皆仗陳翁伯祺社丈獨肩其任，然後能濟其事，克奏其功。惟歲月催人，翁雖老而彌健，因力辭本屆之編纂，坐居指點。而泰階社丈，亦以年高而告引退。愚以菲才，勉步後塵之餘，謬有以二十屆爲本社年開弱冠之期，道達里程之日，乃不忖淺陋，將自第一屆起彙成總集，通而貫之。幸而首二三屆尚有手鈔卷之紀錄可稽，亦良賴契齋社盟之度藏有方，未爲蟲蛀，惟美中不足者，詩文之外，獨闕繪事之載，遙想當年與會，豈乏荆關崔鄭之輩哉。然第一屆以三十九人而成詩數二十有七，可謂之能爲之先，彰其美矣。由是歷屆遞增，觴詠日盛，一時耆英閨秀，固滿芳園，而遠自北美，澳洲，中國各地，亦每遙寄佳章，增添雅興。歷數成詩，成詞，成賦，成序，成記，成頌，成聯語，成書法，成圖畫者，不是前輩墨寶，便猶後昆傑構，不可勝數。惜限夫篇幅，所載多是畧而不詳，況剗剗之中，更恐魚魯亥豕之處不少，所望海內外文藝先進，有以正之，以匡未逮，幸甚幸甚。竣事之日，猶獨以蛻老子成二人，未及之見，緬懷疇昔，則有臨風唏噓而無限人琴之感耳。

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序

學海書樓以由一民間士民之設。講論儒家學說，發揚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提昌言忠信，行篤敬。入則孝，出則悌之倫理哲學。特別在此地則華洋雜處，中西風尚習俗各有不同，此時則惟利是視物欲之求無厭，妄顧道義之念未已，而能繼往開來，步武前規，歷六十八年於茲，尚能幟立不動，撐持其事，稽古鑑今，信不可多得也。因此，近年董事諸公，有鑑於述往可勵其來，筆之於書，益足以流播萬方，傳之久遠，抑亦無負前賢時彥解授之辛勞與匡時濟溺之用心。乃於一九八八年印有學海書樓藏書目錄。一九八九年印有學海書樓陳湛銓先生講學錄。一九九零年先後印有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及學海書樓近二十五年講學錄彙輯。彰美傳善，其意在斯。惜所謂前期講學錄彙輯僅起於歲癸巳一九五三年而迄歲甲辰一九六四年

而已。之前則無得而及者。嗟嗟，先賢之有關夫講德論道於本書樓者，當可車載其數，然而片言一字，蓋竟盡燬於日寇南侵浩劫之時矣。則異日溯本尋源，有欲讀其書而想見其爲人，誠有文獻不足之故之歎也。而況當時悉皆翰苑耆英，序次有增城賴公際熙煥文，清遠朱公汝珍玉堂，南海區公大典慎輝，南海區公大原裕輝，東莞陳公伯陶子礪，順德溫公肅毅夫，順德岑公光樾敏仲，爲一代儒林哉。今者，翰林文鈔之刊行，誠願以其並世之嘉言與夫及身之道德文章，發於欣慨所遇，輯載於是。以補缺漏之愆，以佐羹牆之仰，皆在夫此。後之來者，念創造之維艱，能肅然起敬，知前事之可師，悠然而興者，亦信夫在此。

五柳書齋師生第四屆書畫聯展序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此晉陶元亮淵明自隱自述之文也。其樂天知命，歷千五百餘年，備受景崇，千百家中，被譽爲田園詩人，有由來也。今者，禺山濔翁以五柳名其書齋，固慕其遠宗之高風脫畧而亦有以感同遭際者耶。惟淵明宅邊實有五柳是自然而然者，則濔翁蓋以如前人所說；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以此意境出之歎。若是則其超然物外，益有不遜前者矣。然淵明詩人也，濔翁畫人也，以異世不同，又將孰愈焉。曩歲己巳，濔翁賢伉儷移硯楓國多城時，其羣弟子爲之輯刊港大中大校外課程畫課選集，圖文並茂，其足夫存諸世者，當有定評。觀其筆落雲煙，位留天地，常常以意境出之，一氣呵成，信夫是畫中有詩之儔也。至於偶誦淵明之詩；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若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方，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若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要皆詩中有畫者。由此觀之，則畫者詩之形而詩者爲畫之神歎。是詩猶畫也，畫猶詩也歎。是以意境出之之柳猶宅邊之柳也歎。論者以翁之創作，高古邁眾，德合中庸之道，靈通造化之機，益尚有其因緣也。是翁之德配羅潔

蘊夫人，系出名門，與翁先後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獲教育學士銜，公餘曾從名宿趙浩公研習書畫，乃樂爾室家，儼然趙管。遙想朝夕，湮翁則常移其畫眉之筆，揮灑林泉，夫人則常擬舞劍之姿，淋漓紙墨。是故湮翁之所以能四十多年來相棲海角，心任去留，懷忘得失，與淵明之志趣相若者，其故在此。而此四十多年來，風雨無間，芸芸士女先後立雪門下，坐沐春風者，蓋皆以翁之端居恬樸，迴絕凡流，因之敬其涵養純粹，師其志道方圓，薰陶其中，如入德之門，如入芝蘭之室，非徒爲進修繪事，步武荆關而已矣。時雨春風，浸潤自多，溯其首屆，二屆，三屆之師生書畫聯展，皆本於用志春秋，列其面目，相與麗澤切磋，藉揚風雅以正人心，存國粹以出迷途，是大有功於文教也。今者，翁賢伉儷雖遠適異國，亦爲當地華裔及彼邦人士宣揚與傳授我中華文化傳統藝術，爭其向外交流，爭其行遠延續，因此而羈旅未歸，亦常心懷香江，神與其羣弟於夢寐之間，筆墨之左右也。而翁之羣弟亦未嘗以師生之相去山河萬里，而輟其一往之依仁游藝尊師重道之精神，仍時以師之五柳書齋同門爲文會雅集者，若與師猶晤言一室，對師之課題如對師也。今歲辛未仲冬之日，時維公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爲第四屆展於香港大會堂之期，地沿前址，事仍舊貫，翁於海外欣聞之餘，乃竟遙惠數行，屬爲之序，如此雅意稠情，不嫌駑鈍，長者之命，將安敢辭。

中山欖溪何氏詩徵重刊附續集序

明末有義比夷齊而由儒入佛之澹歸禪師於序樹德堂詩集中有云；天下之元氣見於風俗，一人之元氣見於詩。觀其所謂天下之元氣，蓋遠接孔安國尚書序之所謂；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之意歟。至於人之元氣，則又本夫卜子夏毛詩序之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意歟。欖溪，中山之重鎮也。中山古名香山，以孫中山先生誕生於斯得名，因兼有模範縣之稱焉。其間地靈土沃，河道縱橫，實爲東粵之巨邑，南天之水鄉也。而大欖小欖二山阜起縣北阡陌，朝雨

暮雲，益添形勝。以水利爲民生之本，川流不息，爲啓迪士民之勤奮耕讀多矣。因曰欖溪。以知進知退，能勞能逸，所愛多晚節之香，更相習成風，故又曰菊城。如此化行俗美，物阜民康豈非所謂天下之元氣沛然於是者耶。溯我廬江支派，自宋代南下播遷，聚居蕃衍於此，歷時久遠，降及明清，更才賢代興，科名日盛，當世之士，一本興於詩立於禮，以爲進則竭志盡忠，退則講德授業也。是故世治之時，則發爲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音。世衰之日，則發爲正得失，動天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音。要皆化育於天下之元氣，以氣充其體，以志帥其氣，然後發於言而爲詩者是也，而概可想見矣。茲者，宗丈仰鎬先生來書，述及清道光間先賢何天選輯之欖溪何氏詩徵木刻本凡九卷，皆備載自明以降志士仁人遺世之作也，惜幾歷滄桑兵火，散失殆盡。近得於劫隙僅存之篇，風前展卷，不啻視同族史，有若誦其詩而如見其人者。其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亦概可想見也。因有重刊之議，并蒐集自前刻之後以至光宣之間，族中有足傳世之餘韻流風，作先後之輝映，合以付梓，並附明清兩代光前垂後之顯赫科名，同資景仰，並廣流傳，以告以勵後之來者，懿哉懿哉。稿既定，復得旅居香江之宗彥紹雄先生獨負印刷之責，內外合力，共赴事工。欣佩之餘，竟蒙不我遐棄，屬爲之序，愚以拙於文，復未曾一讀此洋洋全篇而率爾操觚，深懼弗勝耳。

陳培畧先生師生扇面國畫集序

昔唐太宗善草書，嘗於伏日御書古詩紈扇之上，以賜近臣。藉一殿之拂涼，敦三綱之和穆，遂開貞觀之治，盛大唐之風。宋蘇學士知杭州，時有業製扇，天寒不得售，無以完稅者，乃爲之書草書與繪枯木竹石二十餘柄，人由爭以千錢取其一，遂解其困而收德政之歌。至若扇畫江水，立止狂瀾，晉吳猛之學兼道術。賦就山河，即題素筴，宋趙槩之記聘契丹。則可

見恒古以來書畫之於扇，扇之得有書畫者，功用大矣哉，文采倍足傳哉。降及明清，以便面開江山之勝，咫尺而納天地之大觀，開來繼往，又更漪歟盛哉者。則明如文徵明之蘭竹圖，之滄浪濯足。如唐寅之後溪圖，之石牆松蓋夕陽斜。如董其昌之山莊秋景，之秋山積翠。如沈周之綠陰亭子，之落花圖。則清如惲壽平之藻影魚戲。如王翬之柳岸曉風，之喬柯竹石。如鄭板橋之墨竹，之瑤窗弄風雨。如金農之水墨桃花，之茅山訪楊仙長詩等，其數凡百。亦畫亦書，或團或摺，或墨瀟於自關而西之謂扇，或彩傳於自關而東之謂簞，藏諸故宮國館，垂範來茲，於是才賢輩出，步武頻仍。

薰風閣主陳培畧先生，原籍世居南海，鍾靈毓秀，早摹七十二西樵之峰。戰時地避川雲，顛沛之餘，縱覽五百里滇池之勝。既天生有自，更心契造化之功。復嘗從畫壇前輩順德溫幼菊，中山李瑤屏，台山趙浩公，博羅盧振寰，東官容祖椿，南海黃君璧諸大師遊，浸潤日久，造詣彌深，實為廣州市立美術專門學校之傑出名家。故自硯移海隅以來，一貫其道，以寓畫藝於於教育，以教育為畫藝之基礎。蓋先生以人之鑽研一藝者，必先具正心誠意修養，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學問根柢，然後則所學必有所成。所成必有其真實氣質內涵，而非浮薄，風格高逸，而非輕佻。此先生數十年，來循循善誘，繩以規矩，立己立人，從不放言高論。此易所謂謙謙君子，詩所謂藹藹吉人也。余嘗於丙寅之秋與己己之冬先後拜觀先生之師生國畫展，一於香港大會堂展覽館，一於香港文化中心。皆覺逸氣盎然，情高韻遠，一澗一瀑，若能滌我塵襟，一鳥一花，如欲迎人笑語，至今猶縈迴於心目之間。昨者余君綿生道兄枉駕，道及先生將有師生扇面國畫集之刊行，以應同時展覽，全集繪事，悉皆即小以見大，寓微以見著之作者，美哉美哉。因此謬承以一言相屬，乃喜驚交集之餘，深信其薪火相傳，桃李競秀，於余前文所云便面開江山之勝，咫尺納天地之大觀者，必足以收思齊前賢之願，有大助於宣

揚文化德教，可無疑也。

全球漢詩詩友聯盟第三屆年會獻辭

壬申一九九二年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乃先聖孔子當年以文，行，忠，信，講學杏壇屬文之一部以教其門人亦足以垂訓於萬世者也。詩之可以興者，蓋謂詩之可以引譬連類，起人志行，吐氣揚眉，拊諸呻吟。如卜子夏毛詩序所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可以觀者，蓋謂從博覽古今詩篇而知風俗之盛衰，各方之事物。如晉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云。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也。可以羣者，謂詩可廣切磋之得，通性情之近。如曾子嘗云，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可以怨者，謂詩可以暢懷舒憤，箴勸時敝。如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序云，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也。世之以詩鳴者，其意其猶在斯乎？茲者，全球漢詩詩友聯盟，以歲庚午誕於泰京，是為嚆矢。翌年辛未，接開臺北，益盛其規。今以壬申端午，召盟香海，值詩人節日而舉行，以羣之會，當有可觀者焉。興於承平化日之中，屬雅人之與眾同樂，固無待言。若怨屬傷時，於事有所遠慮者，亦君子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香海滄桑，瞬息百年，此雖十里洋場之地，仍存中州華夏之風，顧此不忘所自，信夫詩學所攸關也。我國詩社詞壇，自盛唐以來，流風四溢，海隅賡韻分籌之會，亡清以後，文酒倍增，其著者若登宋臺以秋唱興，守危城而碩果作。迨至倭患既平，朋簪薈萃，風騷並起，置酒相邀之約，日以盛矣。然似未若今日之聯盟海外，悠然接四方之歸，節序天中，彷彿起九歌之韻。如此相尚以道，相應以聲者也。將見一堂冠蓋，嚶鳴伐木，同揚大漢之正聲，漫云萬里雲山，遲滯鞭絲，有負苔岑之雅約。香海同人，謹潔觴以待之矣。

陳丈荆鴻九秩壽慶序

龍山獻瑞，仙翁傳不老之丹。鳳嶺呈祥，麻姑晉介眉之爵。際此天懸新月，雲湧奇峰。並甘

棠以垂陰，大夫亮節。先荷花以生日，君子高風。時維壬申六月三日，欣逢蘊廬鄉仁丈九秩大慶，五福前標。齒序鄉讜之尊，溫溫容止。籌添海屋之算，滾滾源流。寰宇同欽，膺英吉利之皇室頌章，榮譽千載。書城坐擁，序雪聲堂之錦巖投筆，烈列三忠。禮本文宣，進弘忠恕之道。詩箋獨漉，早著邦家之光。六十年雨化上庠，教澤遍夫南北。千鈞力神馳筆陣，章草讓夫王羅。而況驥子肯堂，龍孫繩武者哉。因是天懷坦蕩，奎章耀牛斗之間。鶴步康強，壽考宜岡陵之頌矣。鄉晚等黎君時煖，翁君祐，羅君景雲，梁君偉明，梁君耀明，陳君芬，梁君安全，盧君德光，蘇君善祥暨不佞以時親杖履，誼忝粉榆。問字則常攀長者之車。登樓則恒習鄉飲之禮。情同孺慕，心切葵傾。爰定於令旦之辰，假座香港大會堂酒樓，用以謹申微忱，稱觴上壽，復而不辭孟浪，迓燕嘉賓。

嶺南詩畫名家周朗山先生紀念集序

周朗山先生仙逝四十周年，歲壬申長夏，其哲嗣耀祺道兄枉駕敝廬，云及將爲其先翁刊行紀念集乙冊，用以輯載其先翁遠自從學居羅二師以至近方於客歲展其遺作於穗之嶺南畫派紀念館凡近百年之間之平生相與往還，與夫使人有所追懷而述之歌之者凡數十名家。語懇而意深，備聆之餘，殊感肅然。雖予生也晚，未嘗一瞻先生之雍容風采，亦心起一瓣之香，如見其神如在其上也。蓋客歲先生之遺作展時，予曾拜觀其盛，至今猶歷歷而未忘者。繼稔先生之平生，不僅以詩畫而高其風，亦不僅以濟弱扶傾而大其名，而實孜孜於亦儒亦玄之道，如論語所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生有焉。如道德經所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先生有焉。今觀其哲嗣耀祺道兄之孝思純篤，信當本夫入孝出悌之義，承先啓後之意，而作此善繼善述之事也。則先生之所可久者所足壽者，將與天地長存矣。詩大雅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在斯夫，其在斯夫。

順德體育中心落成碑記

中國三千多年前發明六藝，以教萬民，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御，五曰書，六曰數，歷時愈演愈博，愈變愈精。故現代以言德育培養，人際公關者，禮之擴充也。以言生活節奏，歌舞昇平者，樂之擴充也。以言體能鍛煉，寓羣育於運動者，射與御之擴充也。以言美術設計，電傳影印者，書之擴充也。以言三角幾何，電腦處理者，數之擴充也，順德位居中國三大流域之一珠江支流土沃物阜之區，人民勤生事而好學問，故於光大傳統文化與發展現代化事業，用能與時俱進，而尤以近年之政教日昌，乃舉凡與六藝有直接或間接有其關連者，無不大事建設，雄峙天南。香港順德聯誼總會同人，頻年旅居衣食於斯，輒以生來有自，時懷背井離鄉之念，恒起思源報本之心，乃於敬老慈幼，興學設醫，通商惠工，靡不附驥尾而盡棉力也。今更喜見堂皇傑構，臺池上下，馳道之縱橫，設備之畢張，當倍夫射御千百之算，而與禮樂書數之日益廣大精微，共同邁向強身強國之康莊大道，可預卜矣。際此落成之日，欣逢建市之年，為垂久遠，爰鑄於金，并將贊助斯舉者之芳名，臚列於後焉。復為之頌曰：用天之道，益智弘仁，因地之利，強國強身。時維公元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八日。

何鳳蓮國畫序

鳳蓮女史，同宗則吾猶長一日，同里則皆順德人也。順德開縣於明代景泰三年，距今夏五百四十年而建市，其間之山川之因地利，人物之順天時，歷風而生，歷雨而潤者，不可勝數。就書畫藝事而言，其最著者，若明代之李孔修子長，梁槌器圃。清代之黎簡二樵，蘇長春仁山，蘇枕琴六朋等輩，皆當時猶摩詰之重生，董源之再世，杖履畫壇者也。惟求之練裳翠袖若憚冰管姬之不讓鬚眉而以閨閣名家者，不可易得，此或處不同時代之囿於所見以致之，迨鼎革以後則不然，由是中幃葦出，彤管爭輝矣。吾宗鳳蓮女史，天資蘭蕙，聰穎日新，雅好

繪事，信夫與生俱來，鍾靈有自。因自從學嶺南大師趙少昂先生以來，無時而不孜孜敏求。淬礪精研於其所授心法，以期豁然貫通，盡其秘奧。時或執弟子服勞之禮，不辭跋涉，代師遠行應展於故國異邦之文壇學府，以廣文藝交流之道，藉覽名山大澤，以收造化爲師之功，或與同道同門或作個人陳展於無界遠近之區，藉收相與攻錯切磋之益。如此日就月將，化境漸臻，故能舍市朝同好之風，汰女子柔媚之習，筆隨心之所欲，墨隨筆之所之。尋常一紙晚林，疑老龍於霧外，幾分秋色，紅霜葉於樓頭，復而洗硯雨前，化百鳥歸巢之意，揮毫月下，留羣芳競秀之香。是以草木飛揚，隨之氤氳開合，極天地之大觀，吞吐河嶽，切陰陽之節奏，變化風雲。莫不蘊靈性於胸中，發奇氣於腕底，潄潄取神遺貌，歷歷融古創今，此不僅足以一新我順德庶士之耳目，以破余之前文所言者，即自天風扶搖以來，蟬嫣室之芸芸門下論其經歷當來日方長，論其品學修養，敬事敬師，入法出法，則正未有艾也。而況其琅琅之制作，恒於春則因成雲以留素，於冬則因爲雪以借地，在此或素或地之間，因景鑄詩其中，因詩以書而成三妙也。叨屬同宗同里，深懼言有不當，愿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譚伯平攝影名家黃山水墨畫冊序

讀高奇峰先生論畫有云；一人一時一地的美感，究屬一人一時一地的事，倘若與眾兼善，則不能不記載此種美感，以期普利羣生，但是記傳足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可以詠其美，不能備其像，惟圖畫之制，可以兼之。余不敏，雖竊附嶺南藝苑門下，於奇峰先生之論，心嚮往之，惟於所謂形，於所謂像，祇是視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而已。昨者，於香港文化中心欣得拜觀譚伯平先生之黃山水墨畫攝影展，乍觀雲海四佈，樹影千重，遠濃近淡之姿，極天都玉屏之態者，其美其事，固不待記以敘之賦以詠之，而形之載像之備，又不待筆墨以摹之丹青以範之，此所謂可以兼之者，然則其超然於繪事伯仲之間，不讓夫今之荆關之獨尊者

，豈尋常攜囊引鏡獵影捕光之輩所可致哉。蓋伯平先生，實出夫其類而拔夫其萃，披雲撥霧不知遍歷幾許名山大川，而尤以近年多暇，尋夢筆之生花，幾曾蓮峰下榻，訪仙家之垂釣，等閒北海披襟，是以情融天覆地載之功，神契古哲今賢之雅。油然與清湘老人，浙江弘仁，歙縣賓虹，蜀郡大千，常州海粟等諸大師，異時而同流，異法而如出一轍也，如此似筆非筆似墨非墨，亦一時一地之美感，使都人君子，歎觀止矣。黃山，余未嘗往也，藉此得臥游之興，惟淺薄之言，誠恐未達伯平先生之精妙神奇之作於萬一耳。

黃艾維瑁喪禮悼詞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孔子學說，儒家理論，就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一位畢生以弘揚中國文化主流爲己任，負起繼往開來的「學者宗之」的學者，國學大師黃維瑁老先生就要在今天離開我們，離開人間，離開這個偉大的中華國土（香港）回歸天上。在這個極度莊嚴的時刻，尋常的生離死別，哀傷是必然的，何況一旦失去了一位最受得起人們最高的尊敬的長者，但是面對著黃老先生遺像的各位親友嘉賓，當該忍著片晌的哀傷心情，來追念一下黃老先生一時說有難盡的千秋德業。當黃老先生的晚年時候，各位親友嘉賓都應該十分清楚認識黃老先生是一位謙謙穆穆長者，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如禮記所云；「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的一位孔學傳人，國學大師。但黃老先生的家世，書香門第。學生時代，是一位體壇足球健將。學優登仕，曾經歷任政壇要職，其間又曾執業律師，會計師專業。在抗日戰爭時，又曾共赴國難，參加救亡工作。尤其在青年時代，早已服膺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順應潮流，而有志於是融匯了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崇高政治理想。爲其一生立身行道，處事經世的目標。黃老先生過去的一切一切，畢竟有幾許人能知其詳呢？因此，黃老先生的高弟子陳禮源兄寫成有一篇黃老師事畧，派發各位，相信各位

一定將會細細地閱讀一遍的，無須鄙人贅言。鄙人只謹以同鄉晚輩之誼，代表順德聯誼總會全體同人，除向黃老先生致以最深切之哀敬之外，并向力行鄉兄以次之黃老先生的各位賢孝後代，表示衷心的慰問，并請節哀順變，以繼承黃老先生之遺志。自今以後，黃老先生之精神，之愛心，永遠永遠，直到永遠，長留在人世之間，與日月同光，與乾坤并在。

附節錄陳禮源爲黃維瑁老師事畧

黃師諱維瑁，字子實，號欣園，別署水樓主人，晚年署若虛室主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歲辛丑十二月二十日，即公元一九零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於順德容奇祖居。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配室同邑胡氏韻璈，亦系出名門，早於公元一九七九年辭世。育二子三女。次子早殤，長子力行，吉林省工業大學教授，現任職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育二子一女，皆學有成就。黃師自一九五零年移居香港以來一直從事教育，垂四十餘年，桃李遍天南。不幸於公元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在九龍廣華醫院兒孫輩隨侍在側之時，溘然長逝。

陳荆瀾先生生平事畧 癸酉一九九三年

生先穎川世胄，錦巖家風。諱文潞，字荆鴻，別署蘊廬。公元一九零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歲癸卯六月初三日，出生於原籍廣東順德龍山小陳涌祖居。乃三百多年前以集忠臣孝子仁人志士於一身之嶺南三大家陳元孝，有氣同枝連之後代之世敘兄弟，身出禮義書香門戶。父緯南公，世其家學，母黃太夫人，系亦名門，天年并享。胞姊二人，一適賴姓，一適周姓。先生幼承庭訓，事親入孝出悌。經學則問難於同里溫肅毅夫太史，藝事則從游同里溫其球幼菊先生，二老并皆以父執輩循循誘之，因而博識多聞，心懷大志。先生遂於弱冠之年，便辭州里，遠游大江南北，舟車滬，杭，金陵，燕京，路道津，漢，居庸，登匡廬，泰岱，謁孔廟，捫碑林石刻，因得與當世名家，若吳昌碩，黃賓虹，張大千，齊白石，王一亭，梅蘭芳，

胡適之，及流寓京華之同邑黃晦聞，羅復堪等，時相苔岑雅約，切磋論文，而尤以同客申江時，爲南海康更生所垂以青眼，先生因得以亦師亦友遇之，登萬木草堂之階，故能早露頭角英發雄姿，致力名山事業，南回後，歷主粵港多間報社筆政，有聲於時，至一九三八年始以國事蠲塘，常往來於粵海隅之間，直至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乃定居島上，長從作育生涯。歷任大專院校國學教授及學術機構之特約主講，馬帳程門，廣栽桃李，首蓓有餘，又時興壯遊之念，乃先後東渡岱員，扶桑，菲島。南遊星，馬，泰，越。遠航美利堅，加拿大等地。雲程所至，輒滿奚囊而歸。故先生傳世之作，既有心血多年之獨漉堂詩箋，琅琅製作之蘊廬文存，復有等同記傳之蘊廬詩草詩餘，用識行藏。先生不僅教澤廣被，文名藉甚，八法更縱橫筆陣，譽揚中外，因於一九八六年榮獲英廷頒授榮譽獎章，光耀及於桑梓，因此客夏壬申恭逢先生九秩令旦之辰，鄉晚輩十人爲表鄉讜尚齒尊德之意，曾設上壽之觴，彌期頤之祝。先生平生樂天知命，配室潘笑珊夫人，生子棠，棠生子勇。連城璧夫人無所出，皆命也早世，故先生於哀樂之年之餘，惟潘思敏夫人，梁孟莊敬，樂朝夕之與共，同心唱隨，無間春秋。一九七八年，先生遽患喉癌，親友多爲其危在旦夕之憂，惟先生泰然處之，兼得潘思敏夫人悉心照料，結果得霍然而起，故先生有戊午臥病作四首；其中有云『無端喑默語難申，七六餘生久健身，想是上蒼深傲我，有時宜作慎言人。』又云『病坊荏苒夏徂秋，翻笑勞人得小休，爲報親知殷問訊，樂天此後更何求。』其豁達如此，任藥安排，終驅二豎於千里之外，克享遐齡。然而歲月不居，轉瞬年迎癸酉，春寒料峭，先生之心力便罣有不勝，乃遵醫士之囑，於大年初三日移駕法國醫院小休，高年若此，信本尋常，不幸於進院後三日神態突起變化於診治之間，遂急救無效，時維公元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癸酉正月初六日未時，溘然長逝，積閱享壽九十有四。彌留時，夫人潘思敏，孫勇，及弟子數人，隨侍在側。噩耗

遽傳，聞者無不深感哀悼。先生之哲嗣陳棠兄，在四十年代，曾一度滯港習商，歲月因循，終非其志，乃回原籍，從事教育，甘爲家鄉子弟俯首作牛，垂四十餘年，忽遭大故，乃兼程蒞港奔喪，擇吉於先生歿後十三日即二月十日遺體奉移香港殯儀館治喪出殯，以安英靈。

胡卓麟國畫序

與高氏劍父奇峰昆仲世稱爲嶺南派三大家之番禺二山人陳樹人有云：『詩文書畫，皆足表現作者人格，可貴之藝術，莫如高尚之表現，至於技巧之熟練，其次焉者耳。』誠非虛語，方此叔世，要求之既於畫藝熟練而又人品高潔者，吾許胡君卓麟其人也。胡君以從事教育工作，舌耕爲生計，能以粉筆硯田之餘，染彩縑緬，游心於藝，以忘其倦，以樂育菁莪之精神，行有餘力，別無所求，善用餘暇，獵取大自然之美感，彫模造化，觸物留情。將此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之能導人於高華之境界，引人於寧靜澹泊之情操，而融匯於授業解惑誨人美德之中，如天地立心，若春風時雨者，此蓋胡君所以有志於畫復有志於書也。胡君學書於蘊廬陳荆鴻先生，貴能得其神也，得其神者，一空依傍，不拘於形，進而善運書畫同源之道也。學畫於蒼城司徒奇先生，得其所授心法也，是知其變化無窮聞一而知其餘也。蒼城入室春睡，得劍父之衣鉢，是則胡君之深邃藝養，淵源有自，無愧爲嶺南之再傳，而又能入其法出其法而發揚光大者，吾乃本陳樹人先生所言以觀之，復以其得就良師陶沐有方以許之，非徒以胡君亦番禺人也。

周千秋梁粲纓伉儷詩書畫爲文匯報中國書畫版特輯

千秋先生，番禺人。幼學壯行，當盧溝橋事變時，曾于役征途，共赴國難，作書生之投筆。千秋年甫弱冠，即從三水黃祝葉先生學詩，乃得與同邑蟬嫣室主趙少昂，新會混沌樓主李撫虹。南海荔莊吳天任，南海止廬黃少強，大埔微塵館主陳璇珍，西樵明格樓主陳維畧等，同

列宮牆，相與切磋麗澤，旋以亦友亦師之誼，從趙少昂研習國畫，及今六十年前事也。祝葉先生以布衣講學垂五十年，爲粵海儒宗，詩壇祭酒。千秋既隨其文酒清遊之會，復侍其危城講學之側，早沐求慊之風，沾回園之沫者，可無疑矣。前人之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抑亦千秋果能以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迴於今日者，其源乎此矣。少昂爲嶺南派一代宗師，立雪之眾，信有愈於孔門之弟子三千，其中長幼論年，曾暫以少孔子六歲，可稱杏壇學長。今千秋亦以少少昂六歲，從師之早，執禮之恭，雖相隔二千餘年，得無謂爲先後佳話乎。粲纓女史，敝邑人。以倭寇進侵家鄉時，避兵粵西，得畢業於桂林藝術師範學院，六法根基，迨始於此。又以與欣園黃維瑁先生有同邑世誼，欣園固書道之中一位恂恂儒者，其於後學，啓迪多方，此粲纓之於調朱染碧之餘，復能致力於濡墨操觚，蓋早已自其體備而益以領悟欣園之所授心法也。可見周梁趙管，夙邀際會，早具同好，於五十年前乃相逢在山川滿蒼涼之意，大地遍烽煙之時，處疾風狂雨之中，若得天之獨憐，予以相勉相勵之日，遂於鄉雲萬里之外，締家室百年之緣，誠非偶然，實一切有情，三生所定也。戰後即遠離蜀道黔江，重回雲山珠海。喜蓮峰之無恙，敘者舊於賁禹，倍增吟懷。望鳳嶺以依然，話桑麻於太良，彌添畫意。而時光荏苒，旋又旅食香江，創立國際中國美術院於此，同心作育，匆匆而歷十有八年，先後從其游者逾千人之數。前人所謂教學相長者，周梁之藝事日精浸溥而能詩畫相發，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境界，進而傳之他邦，相棲於洛磯羣峰之下，遨遊於南北兩極之間，更有助其窮天地之大觀，極中西之秘奧，此皆爲不倦所得，有志竟成也。周梁之遠託異國，忽忽又二十餘年矣，半世紀來，雖遷徙無定，不改其樂，唱隨彌篤。海外從學之士，不僅僑居之華裔，踵門相接，即青準藍瞳者，亦望風肩隨而至焉。近年更雙雙挾其萬里遊蹤所寫得之世界十大奇觀，如易經繫辭所云；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所無不包羅之巨製精作，兩度言旋言歸，展陳於百粵各名城巨鎮及香港文化中心，百樂大酒店，皆深獲藝林推重，極一時之盛事。千秋更著有珊瑚吟草凡四百餘章，多遊覽中外名勝與題畫之作，既能與其觀感相互發揮，復常常由粲纓以蘭芳玉潔之筆而揮灑之，誠相得而益彰，極形象而充滿精神也。

陳培畧先生師生國畫展於澳門孫中山先生紀念館簡介

培畧先生，別署西樵山人，以南海西樵爲其世居原籍，示不忘也。西樵爲吾粵名山異境，有峰飛泉流之勝，亦仙亦凡氣象，此前人所謂地靈人傑者，信乎於斯得之矣。先生出身書香門第，祖父叔祖皆晚清之舉人，淵源家學，更與同邑黃君璧大師夙有表親之誼，因此，先生當幼年時代，內則就傳其叔祖之館，研習經傳書藝，外則常往其舅祖黃家，旁觀侍聽國畫耆宿李瑤屏先生爲黃氏子弟授課繪事，此先生爲開用功於六法之端，濡筆於五彩之始，生知學知，故能年方舞勺之期，即考進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專攻中國畫系，爲該校當時最年輕之學生，自是難能。畢業後旋加入六榕寺內之國畫研究會，日就月將，因得與當世諸前輩，如李瑤屏，溫幼菊，李鳳公，黃少梅，盧振寰，趙浩公，黃君璧等薰陶麗澤，浸潤有素，復在抗日戰爭時，天涯流浪，藉此飽覽名山大川，囊括自然，盡歸筆底。此先生能本繼往開來，承先啓後，而怡然翕然，桃李滿門於今時今日者，實當年學而知之，師造化而致之，非徒藉所謂山川之鍾靈毓秀所可至焉。余嘗讀先生之論學國畫，山水畫課；其言曰『若有從吾研習畫者，吾必戒之曰，不可速成，必以筆墨基楚下工夫，溯本求源爲初階，循序漸進，因人而異。』又曰『吾之論畫，雖無過人之處，然以數十年身體力行，遵此而往，不知老之將至，其中甘苦，或得或失，歷歷在目，故敢以至誠之心，經驗之談，告於後學。』觀乎此，足以洞見先生之既謙謙以自牧，復循循以善誘也。至於先生畫藝之多方多能，實學之真善真相，功同六

籍，道貫三才者自有世之高明月旦，毋庸余若是其魯且鈍者再事喋喋也。

桂洲馮派普頤老院籌建緣起

松柏爲鄰，黃花之香騰晚節。獅峰作幃，廣廈之庇啓初基。安得從此風興，與眾同樂。佇看親仁日盛，寒士盡歡。我鎮政府因對桂渚當前，展現代之新猷，工商蓬勃。惟念蠶鄉往日，困民生於舊制，憂患飽經。其中不乏手足胼胝之軀，及今而竭鰥寡零丁之淚者，不知凡幾也。乃思有以廣闢此養老延年之地，爲眾善人植福之階。籌劃方興，即承旅港鄉彥馮家彬先生本其世德家風。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義，慨然以紀念其先祖馮派普公之孝思，捐資港幣二百萬圓，以爲之倡。旋得香港順德聯誼總會列位鄉親及本鎮各界熱心人士欣然響應，若百川之匯流，玉成斯舉，至是五百萬圓之建費，不敷者由鎮政府補足，隨而庀材鳩工，并經眾議，命名爲馮派普頤老院，不日而樂觀厥成。宛起彭澤之故居，秋風三徑。頗猶釋家之深院，法雨諸天。畫亭富賞月之詩，水榭饒觀魚之樂，得置身其間者，將不啻靜修世外，安享遐齡。凡致力於斯者，則自皆德合天心，流芳萬載矣。

學海書樓七十周年紀念文集編後語

昌黎先生有言；莫爲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溯本書樓創辦之初，爲之先者，當年度藏之豐，人物之盛，洵可謂彰彰可考矣。而歷盡風雨，平衡中外，融古納新，順應潮流，以爲之繼，孜孜而不倦者，即不能說之以盛亦可謂盡其心力矣。況處此功利充斥之時代，聲色迷惑之當途，而欲純以正雅之音，古樸之風，扇諸人羣，垂及後世，蓋亦難哉。惟歷屆同人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從未稍懈，不避艱澀，能一貫昌黎先生之言，以爲之後，只求盡心焉已耳，而能傳者之多寡，固在所不計也。茲值本書樓七十周年紀念之期，董事同人議定輯錄本書，付之剞劂，用意其亦在斯。而書之內容，衡諸七十年來以取之，實可

云畧甚，微之又微也。但其中品類之各具不同，奧顯互列，博古通今，可佐多方參考者，則敢信不致受不足觀也之評夫。即余在輯校中，無形受強逼閱讀機會之時，每到精義之處，輒使余廢寢忘餐，不忍小挫，而後得以完成所命，以付梓人。然此書之能在預期面世，良賴我書樓列位董事諸公之督促有方及鄧又同鄉兄之協助有力，始能成也。再者，除刊行本文集之外，本書樓復約耗經費港幣一拾萬圓，與香港教育署聯合舉辦全港中學生『中國文化專題設計比賽』計劃，以導後學。而藉此七十周年紀念之期，希望有更多年青一代對本書樓之提倡國學，心嚮往之，盍興乎來。

司徒奇先生畫集序 甲戌一九九四年

春睡傳人蒼城司徒奇翁，承高氏之衣鉢，光嶺南之折衷，多能博學，尤擅寫紅棉，當世以難有能出其右者，故恒以司徒紅棉譽之。不佞以忝列嶺南藝苑門下，雖嚮往久矣，惟始自一九八二年歲壬戌得拜讀其尊人膺芸先生之遺著東臬山房詩鈔，先生爲清宣統元年己酉拔貢，時方晦幻，乃抱道自重，隱居林泉。因有茅葦東臬是我家，君如閒訪話桑麻，窗臨場圃門臨水，籬落新栽扁豆花之句，以贈東山居士，以明其志，彷彿猶彭澤之故居，工部之草堂也。觀夫此，因而後知翁之世有令德，家學源流，於繪事之根基，實其來有自，早已具滄洲之逸趣，而無市朝之氣息，更充滿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成教化，助人倫之精神矣。翌年癸亥秋日，藉北美之游，得天緣之假，過翁之雲高華別業，相逢於楓林萬里之外，欣悉其喬梓令聞同揚於華夷文化交融之中，桃李遍及天下，曷勝羨忭。此時他鄉萍水，樂也何如。乃蒙以其方當面世之漁村小景上下冊，合二十四頁般般賜贈。畫中之煙塢漁村，斜陽曬網，泥補釣魚船，生活在釣船，月明江上笛聲多等等，皆從意隨筆到出之，純文人墨餘之法，與氣概縱橫之描寫紅占嶺南，爭妍鬥麗之描寫南國春回，大氣磅礴之描寫山林川澤，矯健挺拔之描寫老

幹盤根，迥異其韻，而靄然別有清新之境界，熙然而有返樸出塵之想。昔歐陽修論畫有言；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翁之漁村小景，信乎近焉。惜不佞正如六一居士所云未必識也之輩耳。今聞翁之哲嗣行將翁之歷年精作，刊成專集，以公諸當世同好者欣賞觀摩，後學者得其啓迪。誠盛事也。乃不忖譎劣，紀此十年前事，附之篇末，翁其一笑可許耶。

順德市博物館藏順德歷代士林書畫專集序

余嘗讀鄉先輩鄧實秋枚先生之神州國光集序中有云；『吾國自漢唐迄今，金石書畫，名蹟寶光，亦多爲收藏家所珍秘，然真跡流傳，世愈久則愈少，物愈少則愈珍，非大有力者不能有，寒家白丁，且欲一飽眼福而不可得，故雖有珍品在世，亦僅供一二達官貴人所把玩，緘之玉篋，錮之深齋，兵火偶經，便爾湮滅，其隨瓦礫以俱燼者，不知凡幾矣。』又曰；『夫士生千載下，古人往矣，而欲親見古人之精神，接其丰采，舍觀摩古人之遺物手蹟，曷憑哉。』輒三復斯言，一再展卷。溯我順德自明景泰三年，歷五百四十周年，直至公元一九九二年而建市以來，學風蔚起，文則以廣人耳目身心，道則以導人齊家治國，餘事及於詩詞書畫者，更以清世間暴戾之氣，助人倫知天地之化育，由來尚矣。惟使其得免久而湮滅，隨瓦礫以俱燼，猶能親見古人之精神，乃早有同感於秋枚先生之所言者，因有博物館之建設，將書畫之收藏，列爲要目。今者，館長蘇啓昌先生本其一往心願，敬事而信，將本館所藏自明至近代書畫作者一百二十五人之作品三百一十幀，類而輯之，剞劂成冊，以廣流傳，以達於處在遠方遠時而不易見者，意至善法至美也。但此屬初集，其人其數，想難云足已窺我順德歷代冠冕儒林遺民逸士之有足存者之餘墨遺篇，只若夫涓滴之以望滄海，螢光之以與銀河也，亦總勝於囿之一隅，失諸致遠，而更欲以藉此經始得由喚起來者，悟私存之不如歸爲公有，供

諸同賞之遠勝以遺子孫，風行所及，將益豐滿其藏，繼有續集，文獻同徵，鳳山故貌，德勝流風，世之覽者，當有得焉。

香港中國美術會會員作品第十一集弁言 乙亥一九九五年

本會以中國美術四字命名，自公元一九五八年創立以來，屈指三十六春秋矣，惟從我中國之文明進化有五千年歷史而衡之，則為時甚短，猶瞬息之間焉。從伏羲氏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以垂憲象。夏禹以貢金鑄鼎，遠方圖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則所謂憲象，所謂圖物，由此觀之，實不僅為宇宙之間最原始最至高無上之美，亦為人類最基本最初創造之經國治民教化興學之術，揭開以造化為師，啓發通靈入妙之道，遺貌取神，置變化於無窮，以垂萬世也。因此，本會創立以來雖云短促，猶彈指流光，但本會歷屆同人皆一本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義，能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以規矩方圓宣諸筆墨，而從不作標奇立異，妄言創新者，蓋能不因時代之相去多久，而能與始畫八卦，鑄鼎象物之道，一脈相承。達中國美術之真義所在者，復能如先聖先賢所云依於仁游於藝，成教化，助人倫者，斯誠本會同人於中國美術，用能繼往開來，好古敏求，樂其所樂之超然事功也。

鄺謬先生書畫展序先生乃台山人加拿大中國書法協會會長

歲乙亥孟春之日，愛日齋主謬翁自楓國回港，憶謬翁與壚峰一別已九年矣。曾日月之幾何，而此地之城郊面貌，嚮往久而敬之之故交，幾隨時移世遷，通衢廬舍固有不可復識，而杯盤几硯亦有不可復接者，能不免有撫今追昔以興於懷，此人情之常也。惟我謬翁之丰度雍容，得失忘懷之言表，浩浩然猶不減於前度歸來之日，此迨其誠如前人之能游於藝者，必能善養其氣，能樂其樂者，必能善養其年歟。然則翁於書畫藝事，得與日精進，與時運行，又何所

以致哉。余於八法六法之門，井蛙已耳，當不敢妄測高深，惟獨信翁之於書，是以家世傳，翁之於畫，是以書法入。因此，世之觀賞者，不僅佩其所作氣格高古，益慕其所爲風格可度，一筆一墨，如見其人。而能揚國粹，發潛德，和協華夷於他邦者，信乎在此。今諤翁既相偕相敬以同歸，復敦以文會友之雅，謬蒙許以片言，誠愧不敢當也。

馬笑如女史國畫展序

余少孤，年十五爲衣食計即離鄉別井，受僱羊石商肆，因於芸芸中活躍在銀壇間，其中有馬子登先生者，經常冬裘夏葛，凝神闊步，指揮市場，眾附之若視爲羣龍之首焉，其時余以距於尊卑，只可心儀其人而已矣。不意於四十年代後期，時余輾轉流寓香江，得同事譚君伯羽偶以一閨秀之作花鳥圖相贈，并語余曰，此乃吾邑水藤鄉望族名媛，亦即爾前所傾慕者馬子登先生之掌珠，笑如女史之法繪也。余不禁欣然而興，有感人間之嚮往有心與萍會機緣者，而況此妙手丹青，宛如鄉情洋溢於人眉宇之前，異地能此，有不低徊久之哉。惜余浮滯市塵，輒自慚於失學，而笑如女史又早懷遠志，飛翔海外，乃竟至近十年之間余以每有北美洲之行，始於安湖楓林之次，接風於文會盃盤左右，得傾積愫，共話桑麻，更蒙贈我縑緗，實我行篋，載與俱歸，使如自寶山而回也。而緬懷羊石當年女史之先德架範，彈指剛六十年事所起余者，則又更當珍而重之矣。茲者，從余君綿生道兄自此間言旋。云及笑如女史將於秋朗時節，以其歷年精製，展諸畫堂，供諸眾賞。遙想洛磯遠近，時命駕以留痕，大瀑縱橫，每臨流以獵影。勝日所登，多異卉珍禽之地，春秋雅會，恒接中夏西土之風，水墨一池，固可以化雲煙，彤管一枝，亦足允留畫史，自是芳菲溢乎紙上，桃李更滿乎門前，佇看勝會之日，一花一葉，齊吐造化功神，一羽一介，彷彿從自然以俱來矣。

陳文傑書法全集序

近世社會趨向 愈來而來崇尚於以物質文明爲中心，爲生活目標，使人類所賴以維持倫常關系，和平共處，廉潔操守之精神文明，漸次瀕於低落，甚至妄顧。以至整體之社會秩序，政教經濟，在在足以隨時發生問題之今日，如何可以戢止此類頹風，回歸於如先聖孔子所提出之中庸之道，能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得以平衡發展，消除矛盾衝突，則必將有賴提倡文藝之復興與社會風氣之重整，故先民早有以詩以達志，書以道事，樂以發和，射以觀德等等，依於仁而游於藝以濟之。惟迨及此時此地，於詩則或有認其曲高和寡，格律難諧。於樂則或嫌其音多靡靡，意溺綺思。射本爲今日體壇之各項活動，亦或不少薄其漸多流於博賽之途，且或以體力各有不適不同矣。惟書之一道，獨能引人凝身心，正氣神，培人於心無旁騖，他好俱忘，不拘長幼，既無調朱染碧之繁，亦無狀物寫生之勞，一管一硯，自有樂在其中之境界，顯形神骨氣於人前者。昔柳公權嘗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以答唐穆宗所問爲書之道，而寓諷諫當時朝政之得失，甚哉，書法之大也。文傑道兄，早植鍾王八法之根，復究釋氏三昧之學，襟懷坦蕩，筆陣縱橫，先後登馮翁康侯之堂，進窺陳丈荆鴻之室，謙謙相益，穆穆同風。乃能於二十多年來專於一道，效周代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之意，循循善誘，使立其門下者近千人之眾，得通於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之功力。得神氣之完實，處萬物於靜觀自得之中。擴而充之，是大有助於正風勵俗，步向精神文明之大道也。今者，文傑道兄行將以歷年矻矻孳孳所精臨漢魏諸碑之中，輯石門頌，北魏嵩高靈廟碑，各爲全集，付之景印。前者純用中鋒之筆以保其跌蕩多姿，別具風格，後者運筆力存其結構古雅不著丰華，復盡所能補其損毀之缺字，昭昭融合原作之法度，呈書學之極品，用張國粹，楷模有志於此者，功化誠無量也。版既定，乃謬蒙屬以片言爲序，余以夙叨文酒雅會之誼，弗敢固辭，因書數語，聊以代爲洗硯之勞而已耳。

司徒乃鏘國畫集序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垂憲象。夏禹鑄鼎象物，以承天休。及鼎遷於周，至是而六書始備，文教代興焉。由此溯本尋源，中國之文化歷史根基，禮樂教化，愈衍愈蕃，以至於今世今時者，源出自卦與象物也。則卦與象物者，實爲圖畫之母，受采設色之鼻祖，而世曰書畫同源，迨畫先於書也。今者，乃鏘道兄，幼承家學，既曉六書之本，益通六法之門，是從中國之文化歷史循繼往以開來，更自強以不息，孜孜其年，乃於山水花木鳥獸虫魚凡自然界之一切象物，即意到神傳，筆到而立就，是更關夫多年以來常常徜徉於亞美二洲之間，得多聞擇其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仰觀俯察，無一不是畫之象物之理而有其大助其靈臺生腕底，逸氣貫胸中也。客歲之冬，余於港島三聯書店拜觀其製作大展時，曾贈以拙句云：『東臬堂下茁孫枝，六法專精耀夏夷，自是世傳春睡學，蒼城微笑聽堦荒。』令祖東臬先生，爲粵東開平望族一代儒林，上宗三代之學，家富五車之書，自足垂裕後昆，克繩祖武。則乃鏘道兄之畫作，更蘊有書卷氣色者，其故在此。尊君蒼城先生，承春睡之衣鉢，既廣再傳，復垂作述，門前盈桃李之芳，階下競芝蘭之秀，此又乃鏘道兄之於繪事能成文比象，入妙通靈者，正來日之方長，實淵源其有所自也。

司徒乃鍾國畫集序

乃鍾道兄，粵東開平望族，嶺南春睡再傳。紹作述於丹青，是父是子。進浸潤於異域，亦中亦西。因而視野宏觀，不讓隔山前輩。豈止鄉讜要譽，益動楓國藝林。自是筆下翎毛，極飛鳴宿食之狀，墨餘雲樹，呈風晴雨露之姿。浮光躍金，搖目有濠濮之想。橫斜疏影，迎風起清淺之臨。入妙通靈，創新風之氣象，受采設色，猶存故國精神。一葉一花，既千嬌而百媚，一山一水，亦九曲而三灣。此乃鍾道兄之於繪事，其形其氣，其意其神，尚有非余之拙筆

所能畧說其一二也。回憶歲之壬戌，錦旆自雲城榮歸之日，余曾贈以詩云，落落神交兩地違，一朝萬里洛磯歸，囊中定富稱心作，腕底還多信筆揮。雲水有情來異域，楓林欲醉出書幃，淋漓墨瀋蒼城意，寫到紅棉更耀暉。以表敬佩，於茲忽忽十三年矣。惟未若今者，欣聞挾其三十多年來，以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之餘，在無分種族，真如先聖孔子所云有教無類所至教學相長之下，日就月將之作，於今歲春光明媚之日展陳於香港中區大會堂，以與愛於斯道者及參商兩地之舊雨新知，作切磋交流之會，並輯其愜意者，刊為專集，因而屬為一言之於余平生所引為因緣幸事而又慚甚也。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道教，孔教，佛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假座香港城市大學響應國際寬容年舉辦六宗教思想交談會演講詞 公元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

各位宗教領袖，各位宗教朋友，各位嘉賓，今天有緣，與各位聚首一堂，談談國際寬容年之意義，深感榮幸榮幸。本人是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出席的，講題是；

孔子忠恕之道

首先我想介紹有關孔子學說的《中庸，論語》這兩本書中所載的；《中庸》有「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又有「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又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在《論語，里仁》篇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顏淵》篇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衛靈公》篇有「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又《陽貨》篇有「子張問仁於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從以上各節所陳，不難於清楚明白到孔子的學說；在「忠」是以盡己所能，落實到已達已立的，然後

用來為社會大眾服務，國家效勞。在「恕」的方面，是以推己及人，推己化於人，以收立人達人之效。由此觀之，我們該當可以用較顯淺和簡單的來分析孔子的學說；「忠」是自愛，「恕」是愛人。合而言之，是寬弘了自己，寬容了他人。因此；若想寬容他人，必先寬弘自己。能寬弘自己「立己達己」自必足以寬容他人「立人達人」。所以孔子有說；「吾道一以貫之」。便是這個道理。在今日世界，眼見幾許腥風血雨隨時起於不測，幾許的愁雲慘霧，正在籠罩人間；這些的人類的痛苦，乃至人類的大災大難，歸根究柢，除了天災「地震，火山爆發，狂風暴雨」之外，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為的，人類的自作自受的，是出自人類中有部份的是由於自私，自大，自欺，欺人，所以造成。因此，假如我們能夠對待一些人或一些集團的人，除犯了「天地之所不能容，神人之所共嫉」之外，能採用孔子學說中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或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的方法與善意去幫助他們改正他們的不是，化解他們的困難之處。以「忠」用來「順天之道」則災害不生，「因地之利」則萬物並育。以「恕」用來「立人之道」則仁義興焉。誠能如此，則人類的和諧相處，平等互惠，世界大同，便指日可待了。

加拿大卡城華埠耆英中心落成碑記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歲丙子一九九六年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倫常道義，源遠流長。溯遠自四千年前夏后殷周之世，即有貴德尚齒之風，敬長養老之禮。故近百餘年來，我炎黃子孫之僑居海外者，一本言忠信，行篤敬，以生以聚，即此卡城一地，亦少長咸集，出入相友也。而歲月如流，雖少小離家，亦漸老大者多矣。因於一九八五年起乃有卡城耆英會之設立，以重晚晴，以堅其老當益壯之心，花前笑談風月，客中偶話桑麻，誠一樂也之天地，仿三代之盛世焉。由是會員日眾，會務日繁，執事同人深感來日方長，宜為遠計，乃於一九九零年八月發起籌募獻建本中心之議，遂登高一

呼，即收羣山響應之效，旋獲卡城市議會俯念羣情，議決以最優惠條件批租土地五千尺，全部建築工程費用，則由當屆籌建委員會籌募所得，成爲全加拿大一間完全自付建費之福利機構。即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吉日大興土木，經之營之，由籌劃至完成，歷時五載，全賴社會賢達各界熱心人士之大力襄助，暨同人等既輸財之外，復公爾忘私，夙夜匪懈，使得事功之從零數開始而達理想之實現。今者，樂觀厥成，大功已竟，喜其中康樂之文娛，圖書，舞蹈，烹飪，美容光采等，俱各有室。慶典集會有堂。辦事有處。復設宗教有別之紀念靈座，長生祿位，以資天人共樂，繼往開來，而副扶持相助之旨。從此春秋雅會，朝夕閒暇，或沉吟以遣懷，或隨遇以流連，或品茶於花前，或觀書於一角，各適其宜，各樂其樂，人則無東西南北之分，族則無貴賤賢愚之別，但求志氣之相孚，友聲之相應，同此養心怡神，忘懷得失，更喜仁者同壽，天佑博愛樂善之人，老者安之，他鄉亦不異鄰里諸姑伯叔之尊矣。

康有爲先生書學國際研討會芻言（在廣州市）

年前我有一次回到我的故鄉順德市，在一個晚會中，不期而邂逅了與我同鄉的連登先生，他告訴我，廣州將會有一個康有爲先生書學研討會舉行云云，聽時頗留在心，像很有興趣來接受這個消息，但不久便淡忘了，原因是自問對康先生的書法認識實在十分膚淺，只屬一時興奮罷了。今日忽接到爲配合舉行廣州市慶而徵稿的通函，彷彿又再一次聆聽連登先生的話似的，惹起思維，像有一時不便推辭的，但一想到康先生的平生與書學，雖然畧有印像，但談到研討兩字，便不知如何下筆，要說懈處，將從何處可擊，要說高處，又從那裏推捧，這是我對書學從來毫無根柢所致的真心說話，但我仍然想藉此機會，多一點認識康先生的書法學問，好讓充實一下我的精神生活。僥幸家有幾本藏書，細心檢出了一九八六年時康先生女公子同環小姐贈與許君衍董而轉給我的當年出版一本南海康先生書法，內容十分豐富，主題當

有康先生之大小橫豎精勁書法，目不暇給，更有康先生之歷史照像附注平生，若概括了康先生的一生事業，閃爍其中。篇末更有不少對康先生之書學十分了解，評論得體的旁徵博引，珠玉紛披。遍讀一過，更難續紹其後。及再檢讀去年出版之陳文荆鴻遺著藝文叢稿，中有一篇是康先生的逃亡自述及其遺畫，益知康先生不止善書，且工詩能畫。陳文昔日在上海時曾與康先生以亦師亦友之誼論交，因此篇之載，應該是可佐研討康先生的書學於萬一。因此，我讀至康先生之戊戌八月紀變詩云：『縱騎蒼黃過九關，飛鷹追逐浪如山，我橫滄海天不死，猶在之罍拾石還。』便立刻如有所悟了，清楚地肯信了康先生之書法用筆實同出於與此一首詩句具有浩然之氣似的，使得一撇一捺，彷彿有充塞天地之精神在焉。說到這裏，再難著筆下去，我惟有步康先生之詩韻寫上二十八個字：『平生肝膽總攸關，八法終因重泰山，假使當年空一死，千秋誰復賞書還。』來結束我欲止又言的話，請原諒，原諒。

司徒奇先生遺作暨倉城畫會同門作品展序 丁丑一九九七年

余嘗讀啓蒙三字經云：『論語者，二十篇，羣弟子，記善言。』未嘗不低徊有感聖門導人入德之門之大，尊師重道之宏旨也。今者，蒼城畫會同人，即將以其先師司徒奇先生之如古人所說：『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之心血遺作，及匪同先後得其師之傳授心法，月就月將以攻之，孜孜爲學以所成之作業，值其師之歸去道山之日未遠，心喪之期未已之時。敬慎作此饒有意義之展出，以供諸社會各界藝苑同好之一向對春睡傳人之景仰，與對春睡再傳子弟之企望欣賞，作此一因緣之會而冀藉振斯文，同資策勵。是蓋與『羣弟子，記善言。』之道，相去不遠也。再者蒼城畫會之成立，已歷三十餘春秋矣，而司徒老師又於此中道到楓林之國築其東臬別業，以教授流寓他邦之華裔及異族之士女，傳以六法，明以三才，國粹弘揚，施及蠻貊，以有助於中西文化之交流，桃李更

自滿乎天下矣。因此蒼城畫會無分內外，其中具皎皎者，或一脈相承，或已自具面目者更大不乏人。是以斯會之展，信乎別開天地，功齊造化，契合賢哲，力振孝悌之風者多多矣。

薇盦詩文集序

溯吾族何氏太祖臬公與兄棠弟槩並登宋代政和五年進士，太祖更大魁天下，時以抗金盡忠，名垂千古，乃世有何氏三鳳之譽，以傳至今。降及清季光緒間，以一脈相承，南遷聚族吾邑順德水藤之先賢，曾歷時主鐸吾邑昔日爲士子進德修業最高學府之鳳山書院國澧太史，與兄國澄進士，弟國溥茂才，並得流風有繼，亦一時受稱吾家三鳳，起後先之輝映，兆枝葉之蕃昌也。薇盦叔惠宗丈，遂接明德之後，爲進士與太史之從子，國溥祖之嗣君，自世其家學，篤志於立人，早見鳳毛濟美，名實相符，厚本騰芳，孝悌矜式。乃自硯移香海，繼而儒佛同參，弘仁弘法，忽忽垂五十年矣。其間歷任院校教席之餘，復設鳳山藝文院於島上，兄弟怡怡，朋友切切惻惻，用廣傳授國粹，春風桃李，更嘗爲學海書樓主講孔孟學說，繼美前賢。僕以忝董其事於此，乃並得於宗會鄉序茗盃之餘，時沐光澤，獲益良多，此皆實叨吾輩之遠祖遠宗福德庇蔭，然後有以致之也。薇盦宗丈，既恢弘先緒，益有道齊家，德配絜貞梁夫人亦系出名門，夙擅丹青，允敦鴻光之敬，兼希趙管之風也。始以偕老爲盟，繼而含飴有暇，尤深唱隨之樂，固無間夫晨昏，然而酬酢逢場，難免有感今昔。弗忘所自，乃有懷鄉之長詠，故舊不遺。隨遇登臨，爰寫修禊之序文，風騷能繼。頻年咳唾，自夥愜心之章。久客流連，豈乏順天之作。今者，薇盦宗丈，將以歷年載道之文，言志之韻，徇門人之所請，備來者之所采。佇看神揚椽筆，無愧水部之風。墨潤瑤笺，定收洛陽之貴。其中之或羣或怨，固足可資興觀，而一憂一喜，亦堪爲世法則。如此珍同錦繡，氣若江河之篇，信乎海內外之士，實多望風以待，將得之而畢讀之也。

李汎萍先生黃河萬里圖長江萬里圖長城萬里圖三巨製展序

讀唐代李白《將進酒》有句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有句云「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不禁使人神爲之往，悠悠見我中華大地，錦繡河山之橫無際涯，波瀾壯闊，引起人之雄心萬丈，放眼古今。讀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有句云「秦起長城，竟海爲關。」又不禁使人既有無限之興奮，深感先民眞有力拔山河之能，掀天揭地之才，亦忽有無限徬徨，不盡覽物之情而各有其異者，要皆可歌可頌，可筆於書，可一一垂丹青也。

汎萍先生，筆耕硯田之餘，精研六法，路行萬里，積六十餘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觀天法地，博古化今，乃杖履所至，輒若神會前賢，心侔造化，然後放之筆底，移日月於池邊，撥煙霞於紙上，經之營之，即氣象萬千，浩浩蕩蕩，滔滔排空，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此則狀奔流到海不復回，惟見天際長流之黃河與長江之勝也。至若層巒聳翠，鬱鬱蒼蒼，望窮內外，下臨無地，惟餘莽莽，直有萬頃洪濤觀不盡，千尋絕壑渡應難之勢，此則寫天下第一，竟海爲關，嶺峙八達，城長萬里之雄也。斯三者，誠當今藝苑之極品，山川文物之精華也，垂之久遠，自成畫史，展之世界，足振中華矣。

從郵票看香港過去現在未來爲集郵專家周耀祺先出版專刊序

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歷史乃記載人倫之進化，事物之興替。文化乃賴才賢代興，促進羣體生活，日新又新。昔亞聖孟子聚徒講學時，嘗引孔子之言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讀此，當知我國歷史文化對郵遞發展之先行，遠自二千多年前，位居世界前列。以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之義，與先代馬有驛亭，步有郵舍，十里一亭，五里一舍之設相若。亦概明孔子之所謂德，乃包舉教化與民生，所謂傳命，即今日之消息通訊。悠悠千載，無以

異也，而所不同者，形式而已耳。世界自英國於公元一八四零年，（適與鴉片戰爭同期）始發明印行郵票，用以替代論程計量之傳遞工資，漸乃寰宇效法，風行至今。故我國在清代末葉，便有郵政之設立，融匯中西，以代信局。惟初時只用於傳遞海外遠洋或相距較遠之地方，其較近區域如內地與香港相去不遠者，每仍多循舊制，託由獨立舟行郵夫（巡城馬）之傳遞。其後通郵地區不斷增加，郵政方見普遍行之，以至今日。回溯百餘年來，中國與香港之息息相關，歷經時代之轉移，內在與外來壓力影響之變化，建設之創新，對外經貿文化交流等等，因時代之需要而不能缺者，則郵票莫云小道，益尤有可觀焉。蓋其中不少取圖造型，輒就逢國家大典，或紀名賢偉蹟，或收山川風貌，或撮文物古器，或載一憂一喜，是皆足以佐證一時一事，以供後之覽者，鑑往知來，溫故知新。茲者，以欣逢香港主權回歸，香港科學藝術交流中心主席周耀祺先生從其六十多年來收藏品中選出對香港有參考價值之歷史文物及珍貴郵票，輯刊成冊，用以引古證今，發揚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光同日月，迎接百年盛事，兩制宏開，邁向新天，飛騰世界。

聖之時爲香港孔教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聯合主辦《孔子思想與廿一世紀》
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於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室

時，有多義。謂當時也；若一定之時也，若四時行焉，若天時也，若世也。又謂空間也，上下古今無限也。又謂合乎時代之需要也。又謂彼一時，此一時也。由此觀之，自古及今，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所謂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可見時之於人，人之於時之重矣。時，總是永恒也，是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則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與時俱進，是以禮，樂，詩，書，易，春秋六藝爲經，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緯，照耀上下古今，繼往開來。當中一治一亂，總深存民間，充塞天地，若空氣之流通，四時行

焉。人類得賴以生生不息，只一時或如因天氣之有陰有晴之影響，分其或輕或重，於人之感染受用有不同而已矣。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而已矣。孔子生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春秋時代，周道衰之世，上下之間，正當以互相攻伐，妄顧六藝八德爲能事，可說是空氣最薄弱之際，故後世之人有說；天不生仲尼，將長夜而漫漫之語。孔子生逢此時斯世，哀人倫之瀕歸禽獸，歷史文化之行將蕩然，乃悉力以赴，從事審定禮，樂。刪述詩，書。注釋周易。作春秋。成孝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週遊列國，講學杏壇。以維斯文於勿墜，浩浩其天，如日月之代明，川流之不息，而可以與時永恒也。孟子有云；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又云；聖人，百世之師也。此其所謂規矩者，人倫之至也者，以說孔子刪述著作教化之功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之足垂萬世也，無時而不合用也。孔子畢生從事教育，則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於處事，則以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以因時濟宜，絕不凝滯於物，故能兼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集其大成，以稱聖之時者。孔子之一動，一行，一言之思想，當是永恒不息者。更可以與世界上各地各不同民族，各不同思想信仰，共同探討真理，互相引證。當此行將迎接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進入新紀元之際，在以物質文明爲重，爲追求目標日益加勵，形成一切壓力與不奪不厭之時刻，如何可以起回平衡作用，以拯全人類於水火之間者，誠須用孔子中庸之道與禮運大同篇所載之一切一切，方能濟矣。

香港中國美術會四十周年紀念書畫第十三集發刊詞 戊寅一九九八年

依仁游藝，此四字乃余爲本會出版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在前篇之次而寫者。亦爲以應歷任本會總務主任蕭友梅先生之雅約，而得在本什自一九六零年出版第一集至此已進入第八集之後，其時復蒙當年何敏公主席不嫌愚陋方幸初爲叨列其次者。因此，回憶得以見容論交於敏公主

席，乃藉早年獲文藝界前輩劉忞宇先生之引薦而加入為本會一員者，亦早年獲以詩書畫鳴於時之陳天如長者之介也。今者劉蕭二老，早已於一九八五年，一九九六年先後謝世，已不勝黃墟之痛矣。而眠琴詞館主又於前年鵬飛北美逍遙洛磯。龍的傳人亦早硯移南澳，適彼樂土。尚幸此本會前驅二位老成在遠不遺，時通音問，更在此四十周年慶典中惠以墨寶鴻詞，不啻南鍼之賜，珠玉之頒，則又感溫馨無限，全篇光輝矣。益有可喜者，復蒙各地友會題贈，本港各界之餽以多珍，或於慶典時光臨指導示我嘉言，俱對本會之於依仁游藝得以繼往開來有其大助也，其亦使余以忝任重責得在同人匡扶共同事功之中，更獲益良多也。再者，本會同人一起在歲月如流之間得以與時代推移，穩健立足於斯，目覩一切之變化多端，自當以過去一年，主權回歸祖國之盛大歷史於前前後後極崢嶸之時刻，同人等能盡因時濟宜謹守本位或參與其盛，尤堪引以為慰為榮。爰將大畧列舉，用記不忘。為四十周年今後會務，藉茲奮勉，更能同心同德力爭上游，以無負前賢締造之巨艱與社會各界賢達之愛護支持有厚望焉。

香港嶺南藝術會畫展

香港嶺南藝術會在百花齊放之中，在去年當宗師趙少昂教授頤養在醫榻之上，尚不忘寫作之時而茁壯誕生。今者宗師往矣，因此可以說此嶺南畫派中，菁菁之一族幼苗，但此幼苗之成員，如伍月柳，任兆和，關天穎，陳勉良，周恒等多人，俱屬於宗師嶺南藝苑門下之先後學有所成之佳弟子與再傳弟子。是皆富有先天潛質與獲得豐富之後天培養之一羣。在前程之上，自可為嶺南畫派藝術接上新時代而繼往開來進而大放風華異采者當可預卜。實無須一位雖份屬同門惟對六法略識之無之我，妄為推介。但當我正在深深懷念宗師此去之際，忽悉其將於三月二十一日在馬鞍山廣場作初試啼聲，作一鳴驚人之聯展，則又心情為之一轉，若與有榮焉。因不辭一揮拙筆，以代奔走相告也。

道教與三不朽爲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國華先生之命

左氏載三不朽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鄙人學識淺陋，但深信此語當爲凡屬道教團體與道教中之達人君子皆所孰悉與孰誦之矣。以姑就管見而言之，以就正諸達人君子。因此鄙人欲說說，明道爲立德之本，行道爲立功之本，廣道爲立言之本之前。先試舉易經繫辭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道德經有云；『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庸有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又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讀之，可見道之在易經，在道德經，爲先知先覺，可足覺後知，覺後覺也。而中庸則深入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矣。道教源遠流長，爲我國歷史文化之血脈根絡，浩氣精神，上接三皇，肇開軒轅，治五行之氣，藝五種之穀，平定四方，安撫萬民，歷唐，虞，夏，殷，至周而定禮樂，教化天下，然後其道大行。惟聖人慮人倫之漸流於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日多，至使道理日黯，德風日壞。老子道君因著道德經八十一章，洋洋五千餘言，以起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功成而弗居。』爲天之道。『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以明『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以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再者；孔子當年自魯適周，問禮於老子道君，請益諸多。與孔子自言；『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皆欲以先求明道，然後可以立德，進而立功立言，此則明道爲立德之本也。禮運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孝經云；『順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又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養父

母，顯父母，此皆切合孟子所云；「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是則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順天之道。立身行道。此即爲行道爲立功之本也。香港道教聯合會成立以來，會務一本煦育羣生，化被滄瀛，提倡行健養生之道，以收「善建不拔，善抱不脫，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之宏效。並推行道化教育，建校興學，以「明道立德」四字，爲所有屬下各學校之校訓，使莘莘學子知所進德修業，有一個正確與崇高之方向，力爭上游。亦以見此校訓正吻合上述明道爲立德之本。復於各校各設有宗教倫理科，以符「種樹培其根，種德培其心。」之旨。會務之中，又時設宣道講座，以公開講論道德文化課程，出版論著，編纂《道德知識》，以至創立香港道教學院，本著爲將道教之教義真髓，道教對一切繼往開來之精神，發揚光大。此則廣道爲立言之本也。可見道學之精妙，道法之弘深，既能一配三不朽之立德，次可合三不朽之立功，次可並三不朽之立言。是皆修人道之道也。復可進修天道，上達三清之境，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此玄之又玄，則鄙人愚昧，莫敢妄言矣。

孔子學說之與經濟

香港是一個信仰自由地區，兼且在極端先利後義的時代，所以，生活在此時此地或有一些人們，即使對孔子這位萬世師表的學說有若干認識乃至與以奉行信仰，亦往往覺得他的學說只重於道德行爲或偏於精神文明方面，而沒有顧及到發展經濟豐富人類生活問題的重要的，如此，則似對孔子學說，知有未盡也。如果我們能細心讀一讀《論語子路第十三》其中有一章書；『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全文的解釋是孔子爲魯國人，曾到衛國去，弟子冉有爲之御車隨從，孔子在車上看見衛國人民眾多，熙來攘往，不禁應聲而出，讚歎起來 庶矣哉，冉有聽了

老師讚美衛國人民眾多，因而追問人民既多了，應該要用甚麼方法，方可好好地管治他們安定他們呢？乃說『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便回答『富之。』，孔子有所見及，衛國人民雖眾，但窮苦者不少，所以必須要想辦法，使人民都要分享到富起來的受益，飽食煖衣。至此，再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人民生活滿足之後，在經國治民方面，還須作些甚麼，才達至盡善盡美呢？孔子是一位先知先覺的聖人，當然明白到『飽衣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的大道理，故答曰『教之』使人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然後人才輩出，國家社會，才會更昌盛繁榮，更富足的。我們該當佩服生活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生活環境與現在相距很遠很遠的孔子，師徒之間，有此一番一問一答而發人深省的話，發展經濟學發展教育所互相關連的指示。因此，將會更進一步讀一讀《孝經》的《庶人章第六》『用天之道，（一切仁義道德）分地之利（一切衣食住行）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的聖教了。

朗吟小草續集序

游藝耽書畫，君家善合群。才情推六逸，筆勢敵千軍。秀接廬江水。奇蒸鳳嶺雲。細看神益旺，文采蘊清芬。如此溢譽之句，乃十四年前歲次甲子，僕與同邑同宗叔惠幼惠昆仲，迪幹麗生鳳蓮同門（嶺南藝苑）首次聯合舉行書畫展覽於香港中區大會堂時，在各方賢達前輩過蒙獎飭嘉言之中所獲朗秋梁先生珠玉之賜也。先生世出儒林之鄉新會望族，其地域山川與敝邑順德源流氣脈相通，文化風俗相應，因而同寓居太平山下者，常常得於衣食生計之餘，在春秋佳節題襟雅集之中，亦往往結得萍水之交，邂逅之緣，無時或已。況先生之平易近人，長者風度。詩禮出自世家。少即從游於宿學士林之門，轉益多師，復薰陶於杏林丹竈，玉版金匱之間，承先意志。乃自經世以來，亦儒亦醫，時商時隱，此先生於餘事為詩，壽世為文，實淵源有自，其來有由，為僕所心儀久矣。果以天假之緣，乃始於庚申三月大埔錦山文社

之春禊，繼而昌社餞歲，健社嚶鳴，得以請益於茂林修竹之間，開我茅塞，親炙於杯盤燈影之畔，暢我襟懷，此僕於五十二年以還，棲遲此天涯海角之中所引爲樂事有同道焉。今者，先生行將繼其前集，蒐豐富之積稿，輯爲續篇，於付梓之前而先承示讀，乃略一瀏覽，即深佩其一咳一唾，俱足以美風俗正人倫者，更有感其前所惠而好我之章，乃不辭其不嫌淺劣而見許一言焉。

老瑞松書畫集序

日昨鄉彥關應良先生枉駕寒室，面賜其將於下月以其先師『梁伯譽與中國傳統繪畫在香港之貢獻』爲題，以應香港臨時市政局與香港浸會大學聯合主辦之『二十世紀香港繪畫傳承與發展講座系列』中擔任主講之預佈文告及其洋洋數千言之文稿，細聆之餘，深有感焉。蓋伯譽梁丈，爲吾邑丹青翰墨藝苑人師，自歸道山屈指十九年矣。今者應良先生，作此富有尊師重道熱愛國粹涵意之文章，將不止以告世之嚮往於中國書畫之人士，其直欲引導其後之來者，若仿其師之生平巨製長卷『萬里尋師圖』之作意，使達承先啓後之心願。誠其如此，則梁丈在天之靈，其當掀髯而笑也。其當掀髯而笑也。應良先生多年以來專此一心，因而有志於染墨調朱，揮毫展楮而出其門下能具品藝雙修者，實蕃有徒，同鄉老君瑞松，即其一也。瑞松自肄業孔聖堂中學時，即始以師生之誼受其薰陶，使成爲梁丈之再傳弟子以至今日，及進修中國文學於樹仁書院時，復得親炙於上海湯定宇，潮州翁一鶴，鄉前輩溫中行，何蒙夫諸位講席之前，以廣其學。復執禮於南海吳天任，鄉宿學黃維瑁之門下，以研聲律，以習八法，藉此依仁游藝，好古敏求，兼而有之。今者瑞松年方不惑，以推己及人之愛心，獻身小童羣益工作有年，藉此發揮其美化人生之本能心得，和諧社會之精神修養，故其書畫作品自七十年代開始便多次獲得青年學藝比賽優異成績，繼而參與香港各次聯合公開展覽及先後應深圳

市與澳門之文教團體之邀請展出，凡所獲得之評許皆足以承傳與發展上述應良先生所言之梁伯譽與中國傳統繪畫在香港之貢獻，更進可擴而充之，由近而遠，繼往開來也。頃悉瑞松將有言旋鳳嶺及前赴羊城爲其個人作品巡迴展覽與出版書畫專集之舉，以廣交流，冀收他山之助，此則梁丈雖遠，若不啻萬里中尋得其所尋之師也。余與瑞松，忝屬同爲鄉會同任事功，香港中國美術會之切磋同席，乃不辭謙劣，敢以一言爲介。

夢鄉集序

魂翁郭先生日昨以大著《夢鄉集》行將付梓見告，喜聆之餘，因夢鄉二字，使余以流寓海隅五十餘年來飽經憂樂正有感人生如夢之際，不禁引起余少小離家之前塵往事，念余以八歲啓蒙，始讀《幼學詩》時，至今已七十年矣。雖往事如煙，然而始終未能忘懷，厥爲全篇中之『幼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及『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此數句者，此爲當時當世所婦孺熟誦者。但文章豈易成，將相豈易至，惟勤學與自強，畢竟以見詩篇中深切之精神，富感化勉勵之力量，用以激發振奮年青人之立身處世，盡其心之所至力之所能也。尤有進者，句中復具有切韻叶聲，對仗工整，以此言淺而意備出之亦足爲後之誦詩，學詩，賦詩者之階梯也。今者復謬蒙先生以此近年之道德文章，言志之聲，贊歎之調，合三百餘篇，堂堂巨製，行將輯以鳴世之前，囑爲一言，余以先生自一九九零年回居鑪峰以來，不時相與茗敘，或杯酒唱酬，亦曾爲余所濫竽其位之香港學海書樓作公開演講詩學，藉此得以多讀先生之詩詞文章，增益余所未知未能之外，更而深悉先生之關懷於詩學在當前之興革，將面臨何去何從之階段，對後之學詩者，復深慮其不知從何學起，而瀕臨後繼問題者，因常常奮筆主張，慨乎言之。因此，想先生今之所謂【夢鄉】，本已多成好夢或已夢境成真之外，尚有所夢，正夢寐以求者，其在詩之有足傳者與所望後繼有人更可以發揚光大者矣。乃不辭拙陋，爰夾

雜一序余稚年就學所曾誦讀，所畧懂其意者，以與先生一論其所謂舊題詩者，實亦有其用意平易，文字簡潔之處，或可以釋當世之爭論與學詩者之猶疑卻步也。至此更願先生之巨著一出，爭讀之者，自必除或欣賞或探討其內容之意境超然與起人共鳴之感受之餘，則定必如先生之「我的心願」使舊題詩與或有可改進之詩題者，得見百花齊放矣。此亦當為先生世居之鄉，誕生之鄉，成就之鄉，以至先生履曾所及，聲可傳至之鄉，所一向夢寐以求之心願，一成真，齊齊實現矣。

黃節先生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連三天設於順德仙泉大酒店

先生字晦聞，為我順德市甘竹鄉人。生於公元一八七四年，今歲為先生逝世六十三年，為近代詩壇之祭酒。著述有詩學之起源，漢魏詩學，六朝詩學，唐至五代詩學，宋代詩學，金元詩學，明代詩學等，其言宏博深邃。如江如河，與日月並明。復有自寫蒹葭樓詩，為其平生言志之作，關夫及於邦家興替者，自己世有定評，一致推崇矣。今者，欣逢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與我順德市文體局合辦先生學術研討會之盛，得奉叨陪，不辭謬妄，願將淺劣之見，以請正於儒林大雅之前。因試舉先生平生之一言一行所見於詩者，所遵道覺世者，是誠配合孔門之學有四科，似兼其門下十哲之賢。如先生之一生內蘊耿介，外貫大體，道接禮山，學承松桂，不求聞達，惟養天機。畢生以詩為教，藉此正風勵俗，奮發篤行，止於至善，底於大同，此為先生之德行也。至若六經以詩為先，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先生有焉。不學詩，無以言，先生傳焉。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生寓言於詩，言為世法，此則為先生之言語也。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文史教授，桃李遍南北，使後知後覺，學優而仕，學以致用，繼往開來者，不知凡幾。又歷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通志館館長，皆勞績昭著，昌明政教，繼世續絕，彰彰可考，此則為先生之致力於政事也。時方西風東漸，外侮頻

仍，日有忘本之虞，失自強之心。乃與同鄉鄧秋門秋枚昆仲及同道等，創立國學保存會於上海，及刊行國粹日報。以上開炎黃，垂及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歷史源流，使其所自，以明夷夏之分，以醒國魂。復術四維之要，八德之道，足爲萬世之用，此則爲先生之文學也。因此，至聖孔子以集大成，金聲玉振，受尊爲萬世師表。先生則能希十哲（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兼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當位列純儒，一代名賢也。

周長忍書畫集序

正虎歲冬殘之時，方龍城周末之會。門前遠近，風光畧異古今。茗畔溫馨，笑語無分儒佛。同道無約，清風隨來。乃天假之緣，喜接怡和齋主周君長忽，翩然蒞止，彌添雅敘之興，得以齊賞周君信手攜來其精妙之書畫專集之餘，一時墨香四溢，氣象萬千，令人一見傾心，不勝相逢恨晚也。蓋早已耳名識荆者，祇余與周君因有同屬一會之緣，亦有同嗜焉。周君爲梅縣望族，童年即喜愛書法，每從其叔父兄長輩旦夕之濡染，可說幼小即承家學，聰明出自天生。及在學問世之時，益以書卷翰墨與日常生活結爲一體，若一茶一飯後，便一楮一筆矣。故先後得從當世名家秦罅生先生，李曲齋先生，張桂光先生，丘陵先生，何紹甲先生等深造八法，轉益多師，乃歷代各家之篆隸楷行，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臨而精之矣，正真有如周君之自言自許，一字一世界，一篇一天國之勢。周君之於此道，及今不覺逾半世紀矣。中道復旁及六法之門，取納書畫同源之理，乃常摘前人詩詞名句傳入丹青，出現流水高山，漁樵逸士。或模天然化育，染碧調朱，發爲飛鳴宿食，月露風雲。翰墨丹青，自相得而益彰。邇者，積玉日豐，鈐則朱白其文，題每千支之紀，當美不勝收，再三都卷，宜其時矣。乃竟謬承囑序，願以叨屬聲氣之誼，未敢固辭，惟願大雅高明者有以教之。